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詩集註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戴高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詩集註卷十二

宋 王十朋 撰

酬答

次韻王誨夜坐

受君東閣能延客

續前漢公孫丞相
開東閣以延賢人

顧我閒官不計員

策杖頻過如未厭卜居相近豈辭遷莫將詩句驚搖落

續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漸喜樽罍省撲緣

援莊子適有
蚊蚋撲緣

但約

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任熙寧四年
辛亥五月作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騷

公次

李白古風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荀子有雲騷等賦其後文選所載兩都二京皆詞客之所為也屈原作離騷經初有騷之名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產源

失亂狂濤粉黛迷真色魚蝦易豢牢誰知杜陵傑名與

謫仙高

續賀知章見李白曰子謫仙人也甫與白齊名世稱李杜次公杜陵指言子美以其家在杜陵

也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

次公此言李杜二公以詩而窮值時之亂李公獨夜郎後歸寓潯陽而杜公由同谷來蜀日之梓之閬之夔之

荆南之塵閣人亡鹿續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此言明皇天寶之亂次公列子鄭人有薪

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恐人見之遽藏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

帝斬鼉厚女媧鍊五色石補天斷鼉足以立四極此言肅宗誅安史再造唐室艱危思李

牧續漢文帝問馮唐言廉頗李牧之為將何憂匈奴哉述作謝王褒厚前漢王褒作中和樂職

宣布詩益州刺史史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為聖主得賢臣頌上令與張子儁等並待詔失意各干

里哀鳴聞九皋次公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騎鯨遁滄海續杜甫送孔巢

父詩云南尋禹穴見李厚莊子戴孔子見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拏虎得綈袍厚莊子戴孔子見

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須賈見范雎寒取一綈袍賜之雎曰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蓋甫入蜀依嚴武武暴戾以甫為節度參謀而屢欲殺之也巨筆屠龍手續莊子朱汗漫學屠龍技成而無所用其

巧微官似馬曹

厚晉王徽之為騎曹參軍桓冲問卿署何曹曰似是馬曹

迂踈無事

業醉飽死遊遨

續杜甫客來陽遊衡山阻水聶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饋牛炙白酒大醉而卒

簡牘儀刑在兒童篆刻勞

厚揚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今誰主文字

公合抱旌旄

子仁韓退之詩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旄

開卷遙相憶知音兩

不遭般斤思郢質

次公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

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常能斲之雖然臣

之質死久矣揚子云般之揮斤般蓋
古之巧於用斤者亦匠石之謂矣
鯤化陋僚濠續莊子北

深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鵬不知其幾千里莊子與
惠子遊于濠梁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恨

我無佳句時蒙致白醪殷勤理黃菊未遣沒蓬蒿

和柳子玉過陳絕糧次韻二首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鳴叫強知時

續詩風雨蕭蕭鳴膠膠又云風雨

如晦鷄鳴不已

多才久被天公怪

師晉史陸機傳人患才少陸機更患其多無已退之雙鳥

詩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因

闕食惟應麤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脰

續社

詩云黃獨無苗小雪短衣數挽不掩脰

顏公食粥敢言炊

厚顏真柳乞米帖云拙於生事

舉家食粥已數月今
又啓乏實用憂煎

詩人情味真嘗遍試問於君底事

虧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圖書跌宕悲年老

厚文選江文通恨賦

燈火青螢語夜深

次公青螢燈燭
光也選有炫燿

脫畧公卿跌宕文史

青螢師杜詩兒

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南

女燈前語夜深

行千里知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上

多君貴公子愛山如愛色心隨葉舟去

次公韓退之詩
共泛清湘一葉

舟

夢遶千山碧新詩到中路令我喜折屐

續謝安傳謝玄等既破苻

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圓棊了無喜色既

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古來軒冕徒厚

謂也物之偶來寄也故不為軒冕肆志

操捨兩悲慄援莊

子操之則慄捨之則悲

數朝辭簪笏兩脚得暫赤

厚杜甫早秋苦熱詩安得赤脚

水踏層

歸來不入府却走湖上宅寵辱吾久忘

次公老子寵辱若驚

寧畏官長詰

續杜詩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飄然便欲去誰在予思

側君能從我遊出郭及未黑

答任師中次韻

來詩勸以詩酒自娛

閒裏有深趣常憂兒輩知

見趙州張中舍詩注

已成歸蜀計誰借

買山賢

續符載就襄陽節度使頓求買山從頓與百萬厚南史王季之為晉平太守暮年使求去曰吾

山賢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世事久已謝故人猶見思平生不飲酒

對子敢論詩

沈諫議召遊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下作一

絕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首因用其韻

任熙寧五年壬

子十二

月作

湖上棠陰手自栽

續召公與治陝以西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具下人各得所懷棠樹不敢

代述作甘

棠之詩

問公更得幾回來水仙亦恐公歸去

援湖上水仙

王廟邦衡按國經廟

在錢塘門外二里

故遣雙蓮一夜開

詔書行捧縷金牋樂府應歌相府蓮

續王儉為南齊相所為皆名士世謂

紅蓮映秋水今號蓮華自儉始次公李肇國史補于司

空以樂府有想夫憐曲名不徒欲此之坐客有笑者曰

南朝相府曾有瑞蓮號相府

蓮後有此曲誤呼想夫憐

莫忘今年花發處西湖西

畔北山前

明仲按杭州國經云北高峰在靈隱寺後又云北山之形如獅子名師子峯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一時冠蓋盡嚴終

次公嚴助終軍二子皆少平之貴

舊德年來豈易逢

聞道堂中延蓋吏

續曹參為齊相嘗避正寢以延蓋公

定應牀下拜梁松

厚馬援有疾梁松候之拜牀下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蠹魚自曝閒箱篋

續世說謝隆以

科斗長收古鼎鐘

科斗詳見石鼓詩注子仁謂歐陽公收古

鼎鐘銘刻最多

我欲棄官重問道寸筵何以答春容

續東

也集古錄曰

方朔答客難言以筵據鐘豈能發其音聲韓詩東野不

畫其

辨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朱門有遺咏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水百喙無一諾平

生親友半遷逝公雖不怪旁人愕世事如今臘酒釀交

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凜凜和非同疇昔心親豈貌從公次

詩心親無貌收

白鬚相映松間鶴清句更酬雪裏鴻何日揚

雄一屨足

續揚雄居岷山之陽有宅一區有田一屨

却追范蠡五湖中

史記范蠡

汎扁舟遊五湖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

次公戰國策言驥伏鹽車而上太行負轅不能上又漢武

帝曰局促致轅下駒

君如汗血馬

續前漢大宛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也注以汗從肩膊
出如血故名汗血

作駒已權奇

援顏延年馬賦曰雄志
調儻精權奇今任前漢

禮樂志郊祀歌太乙祝天馬下露赤汗
沫沅楮志倣倘精權奇蕭浮雲捲上馳

齊驅大道中竝

帶鑿鑣馳

厚詩輶車鑿
鑣載檢楸

聞聲自決驟

次公莊子麋鹿見
之決驟以上云我

本麋鹿

那復受繫維

厚白駒詩云
繫之維之

謂君朝發燕秣楚日

未歌

援顏延年賦旦刷
幽燕畫秣荆越

云何中道止連蹇驢騾隨

厚賈
誼賦

騰駕罷牛跡蹇驢今次公揚

雄反蹇云驢騾連蹇而齊足

金鞍冒翠錦玉勒垂青絲

厚梁簡文帝紫駟

詩青驄懸玉銙

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之均為人所

勞何必陋鹽輜

厚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品
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

文流中阮還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連之下車而攀
之驥於是俛而噴俯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援賈誼賦
驥垂兩耳
伏鹽車兮
君看立仗馬不敢鳴且窺
續李林甫以語動
諫官曰君等獨不
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
然之於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遂絕
調習困

鞭箠僅存骨與皮人生各有志此論我久持他人間定

笑聊與吾子期空階卧積雨病骨煩撐支秋草上垣牆

霜葉鳴堦墀門前自無客敢作揚雄麾

援楊子曰在夷
貊則引之倚門

墻則候吏報君來弭節江之湄

續離騷吾令羲和弭節
兮望崦嵫而勿迫厚班

彪北征賦釋余馬於彭陽兮曰弭
節而息思次公爾雅水草交曰湄

一對高人談稍忘俗

吏卑今朝枉詩句粲如鳳來儀上山絕梯磴墮海迷津

涯憐我枯槁質借潤生華滋

厚後漢郭伋傳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

九里冀京師蒙福次公莊子

河潤九里古詩綠紫發華滋豈效世俗人洗刮求瘢瘻

續後漢趙壹賦所好則鑽皮出

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疵痕賢明日登用清廟歌緝

熙

厚詩清廟祀文王也維清奏象舞也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胡不學長卿預作封禪

詞

援司馬相如未死時著書一卷言封禪事既死武帝求得之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投紱歸來萬事輕

厚潘安仁秋興賦且飲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邁

消磨未盡

祇風情舊因萼菜求長假

援晉張翰為齊王同振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美鱸魚

鮪遂命

新為楊枝作短行

續白居易安樂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櫻桃樊素口楊

柳小蠻腰白既年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為楊柳枝詞以託意

不禱自安緣壽骨深藏

難沒是詩名淺斟盃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稱聲

次公細琢

歌詞即張善為小詞也

蝸殼卜居心自放

續焦先楊沛並作小廬形如蝸牛飛故曰蝸牛

蠅頭寫字眼能明

厚齊衡陽王鈞嘗手自細書玉經置于市箱以備遺忘賀玠問曰數

下家自足靖素復何須

盛衰閱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

蠅頭細書藏巾箱中

亦平

子仁老子寵辱若驚

跪履數從圯下老

援張良常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值墮其

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下取履
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逸書閒問濟南生

厚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李
文時求能治尚書者伏生欲召之生年九十餘不可徵

乃使晁錯
往受業
東風屈指無多日只恐先春鵲鳩鳴
續離

恐鵲鳩之先鳴兮
使百草為之不芳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不復能

眠起閱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古意作雜興一首

答之

駒父按杭州圖經有美堂在郡城吳山嘉祐
二年梅摯出守杭州仁宗賜詩首章云地有

湖山吳田
以名堂也

衆人事紛擾志士獨悄悄何異琵琶絃常遭腰鼓鬧三

杯忘萬慮醒後還皎皎

續退之詩數盃洗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

有如轆

轆索已脫重縈繞家人自約飭始慕陳婦孝可憐原巨

先放蕩今誰弔

續漢書原涉字巨先或譏涉曰子平文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義推財禮

讓為名正復離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自放縱為輕俠之使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飭之時意欲慕宋伯姬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汙及遂行淫佚知其非禮吾猶此矣次公按顏師古注曰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汝善養我母孝婦曰諾夫死孝婦養姑愈謹其父母欲嫁之孝婦欲自殺父母懼遂使廷高其義號曰孝婦

平生嗜羊炙識味肯輕飽烹蛇

啖蛙蛤頗訝能稍稍

援退之而食詩我來禦魑魅自宜味而烹惟蛇舊所識實憐口眼

又食蝦蟆詩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較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

憂來自不寐起視天

漢渺闌干玉繩低

續謝朓詩玉繩低建章次公曹子建云北斗闌干

耿耿太白

曉

續退之詩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

次韻答章傳道見贈

並生天地宇同闕古今宙

次公四方上下曰宇宙往今來曰宙出尸子

視下

則有高無前孰為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轂

厚而史宋高祖

軍中多萬鈞弩所至摧陷次公戰國策曰十鈞之弩潰痲

下士沐猴冠

續韓生說項羽不從曰入

謂楚人沫候
而冠果然

已繫猶跳驟欲將駒過隙

援莊子人生天地間如白駒之

隙過

坐待石穿溜

厚投乘云大山之溜穿石漸靡使之然也

君看漢唐主宮殿

悲麥秀

續箕子過商宮室感其生禾黍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而況彼區區何異一醉富

厚詩曰彼昏不知一醉自變云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

謂日

富鷄鷄非所養俯仰眩金秦

次公鷄鷄海鳥也左傳

祀鷄鷄乃此矣莊子有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宰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飲食三日而死此以已

養鳥也非以鳥養鳥也

髑髏有餘樂不博南面后

續莊

子之楚見空髑髏撒以馬革因而問之髑髏見夢曰死則無君於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

春秋雖南面王

樂不能過也

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

厚莊子原憲對子貢曰無

財謂之貧學道不能行

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

次公

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

曰方且為物役

馬融既依梁援馬融然於鄧氏不敢復

又云皆周於物

馬融既依梁

遠忤於勢家遂為梁冀草

奏誣李固又作大將軍西

班固亦仕實

憲出征匈奴以

第頌亦頗為正直所羞

固為中護軍與奏議

憲出征匈奴以

及憲賦固死檄中

效頌豈不欲

厚莊子西施病捧心而

美之亦非

頌質謝鐫鏤

次公先生詩集云熙寧六年正

心而頌

月作此詩言其不能效班馬二

人詩容

人詩容

依附也

仄間長者言婢直非養壽

援離騷綬余曰絃婢

乎附山

唾面慎勿拭

續唐婁師德教其弟耐事弟曰人

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未也潔

之野

之是達其趣

出跨當俛就

厚前漢韓信傳淮陰少年侮信曰能死刺我不然出跨下

正使由乾耳

於是信熟視俛出跨下

一市皆笑信以為怯

居然成懶廢敢復齒豪右子如

照海珠網目踈見漏

次公狄仁傑滄海遺珠又漢志網漏吞舟之魚

宏材乏近

用

援范曄作伏湛贊器博者無近用也

巧舞困短袖

續史記韓非曰長袖善舞

坐令傾

國容

厚前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臨老見邂逅

次公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吾衰信久矣書絕十年舊門前可羅雀

援前漢鄭當時傳先是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感子煩屢叩願言歌

緇衣子絮還子授

續詩緇衣之宜兮敬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絮兮

會客有美堂周郊長官與數僧同汎湖往北山湖

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

堯卿周郊長官所寄詩云堂上歌聲想過
雲玉人休整碧紗裙殘粉落臙脂暈飲劇杯
深琥珀紋簪展定知高楚客笑談應好却
秦軍英辭上馬玉山倒已是遲留至夜分

藹藹君詩似頻雲

續退之詩君詩多
態度揚藹春空雲

從來不許醉紅裙

厚退之詩不解文
字飲惟能醉紅裙

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

頗憶呼盧索彥道

續晉索耽字彥道桓溫少時遊於博
徒資產俱盡尚有所負思自振之方

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時耽在艱遂變服懷布帽隨溫
與僮主戲耽素有藝名僮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

當不解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柳直上百

萬貳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難邀罵

坐灌將軍

皆賦具有服也厚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列

夫有隙夫行酒蚡不能滿觴夫怒次至灌賢方與程不

識耳語夫無所發怒迺效兒女曹咕囁耳語蚡謂夫曰程

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曹咕囁耳語蚡謂夫曰程

李俱東西宮衛尉今東厚程將軍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夫曰今日斬頭穴胃何知程李蚡怒召長

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勅灌夫罵坐不敬

晚風落日元

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

載酒無人過子雲

續楊雄傳贊云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掩關畫卧客書裙

厚羊欣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三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

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網裙畫寢

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歌喉不共聽珠貫

次公禮記

之言歌曰上如抗下如墜累累然端若貫珠倬然尚書

與于酬焉詩英順歌喉一串珠又樂天與于酬焉詩何

郎小妓歌喉好嚴厚李賀詩龜甲

老呼為一串珠

醉面何因作纈紋

厚李賀詩龜甲屏風醉眼纈

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飲鵲鵲軍

續杜牧詩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鵲鵲

陣名也左傳昭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敝

宋與華氏戰于楸丘鄭翻為願鵲其御願為鵲

憑君遍

遶湖邊寺漲渌晴來已十分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寄仍邀

遊靈隱因次韻答之

堯卿周邵長官云竊聞子瞻學士昨日飄然單乘獨出南

屏旋至北山窮幽覽勝真得物外自適之趣郊
嘗從歐陽公詩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
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然明公今日之樂正得
於此因成詩一章上寄云放歸騎獨尋山直
入青蘿翠鴉間謝客藜杖方自適阮公蠅屐許
誰攀何慙白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閒應向
林泉真得趣倘
祥終日未輕還

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疎宜獨往
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閒

欲問雲公覓心地

次公雲公梁之高僧也以此本長老心地法門禪家之大要堯卿法雲母吳氏

初生雲時忽見雲氣滿室光色瑩徹因名法雲

要知何處是無還

楞嚴經云我今示汝無所遷地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勝

厚謝玄暉詩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萊汪子夏肥或問之

予夏曰吾戰勝曰何為戰勝曰吾入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胃臆而夫子之義勝矣

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

補註王右丞喜潔所居室曰使十人給帚灑掃

學道

恨日淺問禪慙聽瑩

任莊子長梧子曰是黃帝之聽瑩也

聊為山水行遂

此麋鹿性獨遊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

厚友傳仲

尼謂叔向

窮達付前定餽糟醉方熟

續楚辭漁父謂屈原曰世人皆濁何

不涴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歌其醪

灑面呼不醒

續明皇名李白作宮詞時

白已醉宮人以水灑面即

奈何效燕編屢欲爭晨暝

次公

今東華頌之成十餘章

小說載編蝠與燕爭晝夜不決往問鳳凰鳳方瞋遂投訓狐其事詳見詩案且云某意以譏王庭老如訓狐不分別是非也已

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

稱小徑

太平寺俗號小徑山

尋幽自茲始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

山雲外盤飛磴三更渡錦水再宿留石鏡

次公功臣山以錢鏐得名

前卷所謂功臣寺是也錦水前所謂錦溪也石鏡前所有絕句是也

緬懷周與李

次公周與李周

則周長官李則

能作洛生詠

續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直鼻疾故其音濁名流

前所謂李秀才

愛其詠而莫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明朝三子至詩律嚴號令簞輿置紙

筆得句輕千乘

厚杜牧贈張祐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史記輕千乘之國而重

言一玲瓏苦奇秀名實巧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

空巖側破壑飛溜灑浮磬

次公靈瓏九山皆山名

山前見虎跡候

吏鏡鼓競

續曹景宗詩云時見女悲歸來茄鼓競

我生本艱奇

次公奇字讀如李廣

數奇之奇

塵土滿釜甑

厚後漢范丹字史雲桓帝時為菜蕪甚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

居奇反 甑中生魚范史雲

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

倅潘耀老夫蹭蹬仕

意拙於

笑謂候吏還遇虎吾有命徑山雖云遠行李稍

王事

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

援晉王徽之字子猷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

清朗四望皓然忽憶戴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
燈宿方至及門不前而反人間之故徽之曰乘興而來
興盡而反何
但見菊花開吾當理歸榜

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季子應嗔不下機

續蘇秦字季子遊數年大困而歸嫂妹妻妾皆竊笑之次公戰國策蘇秦

去秦而歸形容枯槁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子仁按史記

蘇秦傳及戰國策並無不下機事唯李白詩云莫見蘇

秦不

下機棄家來伴碧雲師

厚僧惠休姓湯氏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次公江淹雜

擬衆詩凡三十篇各借著元姓名至此詩題曰僧惠休

故後人誤以為惠休詩白樂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

雲暮更相承誤今先生云碧雲師亦幾於誤矣子仁按

先生詩有云雜篇直欲擬湯休則蓋未嘗誤也碧雲師

豈別有
所引耶

中秋冷坐無因醉半月長齋未肯辭擲簡搖毫

無忤色

汪善書托寓衆入詩次公退之贈崔立之云搖毫擲簡自不供阮咸善琴士無貴賤皆為彈終

日達夜

投名入社有新詩

次公杜詩我有新詩何處吟子仁石鼎聯句序云校書郎

無忤色

侯喜新有能詩聲景慕九華山錄云龍池菴僧清宿與張扶為詩社四方景慕趨者如歸皆宗九華扶詩社

飛騰桂籍他年事莫忘山中採藥時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

解組歸來道益光坐看百物自炎涼捲簾堂上檀槽開

送客林間樺燭香

堯卿張籍詩黃金桿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益高紫檀出扶南堪為琵琶

白樂天早朝詩月堤
槐露氣風燭穠煙香

淺量已愁當酒怯非才尤覺和詩

忙何人貪佩黃金印

子仁李白詩來時倘佩黃金印莫見蕭秦不下機

千柱耽

耽瑣北岡

人間膏火正爭光每到藏春得暫涼

堯卿景純有藏春塢文忠公題詩云

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尚多情

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覺野蔬香

谿山勝畫徒能說來往如梭為底忙老去此身無處著

為翁栽插萬松岡

堯卿藏春塢前一岡皆松林命曰萬松岡司馬溫公題詩云藏春在何許

鬱鬱萬松林永日門闌靜東風花木深主翁今素髮野服遂初心付與鄉人飲高歌散百金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道人

不羨腰金照地光

次公鮑照詩鞍馬光照地子仁白樂天詩君看裴相國金紫光照地

暫

時假面弄西涼

按白樂天詩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弄獅子

晴窓曠日肝腸

煖

厚道家服日精月華氣堯卿陳高祖夢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古殿朝真

履袖香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間底處更求忙先生官罷

乘風去

堯卿謂子璋道人也

何用區區賦陟岡

次公詩陟岡披高岡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答之

自酌金樽勸孟光更教長笛奏伊涼

子玉家有笛妓子仁樂府有伊涼州

曲

牽衣男女遶大白

援李白詩呼童烹雞酌白酒男女嬉笑牽人衣

扇枕郎君

煩阿香

厚黃香事母至孝暑扇枕寒則以身溫席續李商隱師令狐楚摺門生嘗呼楚子綸為郎君

詩病逢春轉深痼愁魔得酒暫奔忙醒時情味吾能說
日在西南白草岡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之契一
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

靈壽扶來似孔光

援孔光為漢太師賜靈壽杖

感時懷舊一悲涼蟾

枝不獨同攀桂

續卻詵對晉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也師

面陽雜俎言月中蟾桂地影

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雞舌還應共賜香

亦同為

官儀云尚書郎

等是浮休無得喪

厚莊子其生若浮其

舍雞舌香奏事

賦次公張橋取

死若休又見賈誼鴈

之自號浮休子

粗分憂樂有閒忙

放為司諫以論事公

卿惡之賜金還華山又有紫微舍人者素不能文制詔

嘗令張君房代之一日賜日本國正使詔書紫微已受

詞頭而失君房所在君房時未第方與所親飲醉都市

中使促之紫微不勝其窘暇日楊大年與錢若水廬間

忙二令楊曰世上何人最得閒司諫賜金歸華山

錢曰世上何人最得閒紫微失却張君房榻名對年來

世事如波浪鬱鬱誰知柏在岡

厚退之詩浪波云

屢把鈇刀齒步光

援賈誼賦莫邪為鈇分鈇刀為鈇厚
史記趙王使大夫種來步光之劍以

賀

吳

更道華衮照危涼

續范甯序載梁春秋曰一字之褒寵踰華衮晉太子申生帥師公衣

之偏衣佩之金珰旅哭曰危

涼冬敵金寒秋離胡可恃也

蘇門山上莫長嘯

援阮籍

門遇孫登與商畧栖神道氣之術登不應籍而因長嘯

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嘯也

簷蔔林中無別香

任簷蔔梔子也其花六出天下之至香唯開簷

香唯開簷

燭燼已殘終夜刻

厚齊竟陵王子良嘗夜與四學士刻燭為詩每四韻

刻一寸

槐花還似昔年忙

續唐進士每以八月校牒赴舉時為之語曰槐花黃舉子

忙

背城借一吾何敢

援左傳齊晉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佐如晉師曰請收合餘燼背

一慎莫尊前替戾罔

厚晉佛圖澄傳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詩集註

十六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充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
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充當促也此言軍出促得劉
也曜

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

悞入仙人碧玉壺

任神仙傳費長房為市掾有壺公來
賣藥常懸一空壺於坐上日入之後

輒跳入壺中長房隨公試展足則亦入壺中樓觀五色
重門閭道公語長房曰我神仙人也見責暫還人間耳

一歡那復間親疎
孟盤狼籍吾何敢

厚史記淳于髡傳
孟盤狼籍堂上燭

減主人留
脫而送客

車騎雍容子甚都

援司馬相如車騎
雍容閑雅甚都

此夜新

聲聞北里

次公梁元帝纂要云古艷曲有北里靡靡之
曲師史記紂使師涓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

之他年故事紀南徐續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潤州

載妓肆意遊行荆楚山川時哀陽魚弘亦以豪俊耦於是府中謡曰北路徐欲窮風月三

千界子仁歐陽永叔詩翰林風月願化天人百億軀續柳

子厚詩若為化作身十億通上峯頭望故鄉

縱飲誰能問挈壺次公周官有挈壺氏蓋言不必問漏之淺深也不知門外曉

星踈綺羅勝事齊三閤次公陳後主於光明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閤後主自居臨

春張貴妃居結綺樂孔二賓主談鋒敵兩都援班固西

貴妃居望仙並複道往來都賓東都主榻畔煙花嘗歎杜續杜牧之詩今日賢緣

人以相辨客人以相辨客東坡詩集註十九

風海中童州尚追徐厚慕始皇令徐福與童男女三千人入海求仙福得平原廣澤一去

不無多酌我公須聽厚蓋寬饒曰無多酌我乃酒狂醉後羸狂膽滿

軀次公趙雲與曹公戰先生明旦視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次韻沈長官三首

家山何在兩忘歸
盃酒相逢慎勿違
不獨飯山嘲我瘦

續李白詩飯顆山前達杜甫頭戴笠予日
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也應糠覈怪

君肥厚陳平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姨疾其不事家產曰亦食糠覈耳次公晉王戎之子

肥戎令食
糠肥愈甚

男婚已畢女將歸

厚東漢逸民傳向長字子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遂肆意遊五岳名山不

知所終也

累盡身輕志莫違聞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

生肥

厚九星上經云青青之月與日同昇合兩成一出彼玉池入乎金屋大如彈黃如橘中有佳味甜如

寡予能得之慎勿失黃庭內經丹

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

造物知吾久念歸似憐衰病不相違風來震澤帆初飽

雨入松江水漸肥

次公帆飽水肥皆方言也

劉孝叔會虎丘時王規父齋素祈雨不至二首

堯卿

述字孝叔

觀字規父

白簡戚猶凜

續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書曰絳騶清路白簡深劾取之仲容或有虧耶次

公傳元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排

白簡整簪帶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憚服臺閣生風倬文

選任昉奏彈曹景宗曰臣謹

奉白簡以聞注簡累狀也

青山興已濃鶴閒雲作鑒

駝卧草埋峰

堯卿晉王恭披鶴氅裘唐曲良翰為駝峰留

跪履若可教

續張良遇

一老父於下邳老父墮履圮下顧良取之良張

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曰孺子可教

卜鄰應

見容

續白居易與元稹卜鄰詩明月許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又杜詩王翰願卜鄰

因公問

回老何處定相逢

次公後有回先生詩是也或言呂洞賓易姓為回處士四字乃呂字耳見

唐先注

詩法同

太常齋未解不肯對纖穠

續東漢周澤為太常卧疾齋宮其妻問所苦澤以妻犯齋

禁以送詔獄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師宋玉

神女賦猿不短纖不長堯卿晉劉毅嘗散齋而疾妻省之殺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只遺三千履

續春申君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來遊十二峯林空答清唱渾淨寫

哀容歸去瑤臺路還應月下逢

續李白詩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次韻陳海州書懷

陳曾令鄉邑

鬱鬱蒼梧海上山

東海鬱州山云自蒼海浮來

蓬萊方丈有無間

續蓬萊方丈有無間

萊方丈瀛洲此三種山舊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
舊聞草木皆仙

藥欲棄妻孥守市闌

厚王莽專政梅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

福子會稽者更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雅志未成空自歎

續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終

不渝每形于顏色後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深自慨失

故人相對若為顏酒醒却

憶兒童事長恨雙鳬去莫攀

杜後漢王喬有神術顯宗時為華令每朔望來朝明

帝怪之令太史伺望輒有雙鳬從東來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

蒼梧奇事豈虛傳

注見前詩

荒怪還須問子年

續晉王嘉字子年著拾遺記事

多怪遠託鰲頭轉蒼海

續列子言海中有五山根無所連著帝遣巨鰲十五舉首戴之山始

時而不動來依鵬背負青山次公莊子鵬背負青山或云靈境歸賢者

又恐神功亦偶然聞道新春恣遠覽羨君平地作飛仙

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并見寄五絕

南嶽諸劉豈易逢

次公南嶽諸劉指言劉貢父劉革老也王昌詐立為天子桐孝成皇帝子

子與移檄云南岳諸劉為之先驅

相望無復馬牛風

次公左傳風馬牛不相及也任杜詩

去馬來牛

山公雖見無多子

續山公晉山濤也

社燕何由戀塞

鴻

昔與巨源貢父卒老相遇於山陽自爾契濶惟巨源近者復相見于京口堯卿公嘗有詩云有如社燕與

秋鴻相逢未穩還相送

欽定四庫全書

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退當年正急流

續陳搏謂錢若水有仙骨麻衣道者

曰此人但能於急流中勇退耳若水果早年恬退竟鄉
錢布白洞微志曰上即位初鄧州觀察使錢太傅若水
雍容文雅亦近世奇士堅乞罷樞務遂拜禮部貳卿充
集賢院學士其日晚予往謁賀諸客退獨相留後廳同
坐因云某初應舉欲求解遂往華陰謁陳先生通刺後
蒙倒屣相迎臨出執手約後十日却相訪至期徑往迎
入山齋地爐中已先有一僧擁袖對坐某揖之寒暄之
禮亦甚簡傲少年壯氣頗不平之良久僧熟視某而謂
陳曰無此骨法二公皆微笑雖驚異其言而不敢詢問
更有他客至乃逡巡先退次日某獨往見陳且問僧名
及言者何事陳曰此即白閣道者也道行高潔學過天
人至於知人尤為有神仙之鑒欲勸留學道中心不決
遂請道者質疑他云見足下非神仙骨法學道亦不能
成但却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又云他本在太白

山累歲方一到此其再求見終不

不獨二疏為可慕

厚

可得人生萬事知不可以力取

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日父子移病上疏

乞骸骨宣帝許之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

者車數百輛解決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

嘆息為他時當有景孫樓

之泣下

樓師謂景慕漢二疏也

漱石先生難可意

謂巨源援孫楚謂王濟曰欲枕石漱

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勾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

與飲食武卧齧糞毛并咽之數日得不死

應知客路愁

無奈故遣吟詩調李陵

東坡詩集註

三

其後武歸漢陵置酒作詩三首贈別武

亦有詩故世言五字詩自蘇武詩也

雲雨休排神女車忠州老病畏人誇

續白居易赴忠州道過巫山或題詩

於廟云為報巫山神女道速排雲雨待清詩

詩豪正值安仁在空看河陽滿

縣花

威為邑宰厚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膠西未到吾能說

子仁韓退之詩云潮陽未到吾能說次公先生是時已除蘇州

桑柘

禾麻不見春不羨京塵騎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

莫笑銀盃小答喬太博

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

作酒不種杭

任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今我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同請種杭乃使

二頃五十畝種秫

五十畝種杭焉

我今號為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

賓客請君莫笑銀盃小爾來歲早東海窄會當拂衣歸

故丘作書貸粟監河侯

厚莊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

萬斛船中著美

酒與君一生長拍浮

援晉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美味置兩頭右手持酒

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

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和段屯田荆林館

南山有佳色無人空自奇清詩為題品草木變芬菲謝

女得秀句

師杜詩題詩得秀句

留待中郎歸

厚謝女道韞也當日一門叔父則有阿大

中郎謂

謝安也

便當勒鞭策僕僊馬亦饑

既有姪女在客

和頓教授見寄

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歎

厚陶

淵明有責子詩

無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

續淵明蓄素琴一張徽絃不具當撫而知

之曰但得琴中

我笑劉伯倫醉髮蓬方散二豪苦不納

趣何勞絃上聲

續劉伶酒德頌云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

其所以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盃漱醪又云二豪侍

側焉如鰥寡

獨以錦自伴

厚伶雲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捧隨之曰死便埋我

之與螟蛉

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

倅莊子內篇大宗師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孰云二子賢自結兩重案

續傳燈錄全谿禪師參德山和尚執坐具上法堂瞻德山

云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

笑人還自笑出口談治亂

一生溷塵垢晚以道自盟無成空得嬾坐此百事緩側

聞頃夫子講道出新貫豈無一尺書恐不記庸懦

補註奴亂

切韻會本收十五

陋邦貧且病數米銖稱炭

厚莊子簡髮而櫛數

翰便懷需燭通用米而炊切切乎又

慙愧章先生十日坐空館袖中出子

何足以濟世哉

詩貪讀酒屢煖

續孫盛詡殷浩談論食冷而復煖者數四

狂言各須慎勿使

輸薪粲

厚漢法有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

答陳述古二首

謾說山東第二州

次公山東第二州先生自言其密州

也棗林桑泊正密州所宜也

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

小桃破萼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去後

舞衫歌扇總生塵

陳有小妓述古稱之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方丈仙人出渺茫

次公方丈仙人言道山也章子厚自翰林出守故云

高情猶愛

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

先之詩一
月三捷

身世何緣得兩忘

續莊子不如兩忘而化於道

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

應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馬元城先生語錄載宋太祖皇帝嘗飛白

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此四字出李尋

傳玉堂殿名而待詔有直廬在其側故云

絳闕雲臺總有名

厚清都絳闕上帝所居也漢明帝圖畫功臣于南宮雲臺續司馬子微身

居赤城名

應須極貴又長生

子朋清虛真人裴君內傳云道人支子元相君曰子

目中珠子正似北斗瑤光

鼎中龍虎黃金賤

續金丹之術有日冕

星既有貴爵又當神仙月魄白虎青龍真鈿

松下龜蛇綠骨輕

君好煙火而餌茯苓厚松柏入

正汞蓋五行強名耳

土千歲化為茯苓形如龜蛇鳥獸者景良也

雲水未渾纓可濯弁峰初見眼

應明

次公雲水弁山乃湖州兩景已見贈孫莘老七絕注

兩卮春酒真堪羨獨占

人間分外榮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

過舊遊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

子仁按先生答陳師仲書云在杭州

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即此詩也

更欲洞

霄為隱地

師洞霄宮在杭州

一菴閒地且相留

見題壁

狂吟跌宕無風雅

次公江文通恨賦曰脫畧公卿跌宕文史

醉墨淋漓不整

齊應為詩人一回顧山僧未忍埽黃泥

次公此乃隨手便遭黃土埽廕

心更望碧

紗籠之意

竹閣見憶

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

厚晉王恭嘗披鶴氅而行

不須更畫樂天真

續孤山有白居易竹

孟昶見之曰神仙中人也

閣僧志詮作柏堂相連見孤山二詩

答李邦直

美人如春風著物物未知羈愁似冰雪見子先流漸

子仁

後漢書河水流漸

子從徐方來吏民舉熙熙扶病出見之驚我

一何衰知我久慵倦起我以新詩詩詞如醇酒盎然薰

四肢徑飲不覺醉欲和先昏疲西齋有蠻帳風雨夜終

披放懷語不擇撫掌笑脫頤

厚匡衡傳匡說詩解人頤

別來今幾何

春物已含姿柳色日夜暗子來竟何時徐方雖云樂東

山禁遊嬉又無狂太守何以解憂思聞子有賢婦華堂

詠螽斯

補註晉羯胡劉聰有螽斯堂

曷不倒囊索賣劍買蛾眉

子仁古詩

黃金不惜

買蛾眉

不用教絲竹唱我新歌詞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

我公厭富貴嘗苦勲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清

風出談笑萬竅為號吟

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

吟

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

續莊子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嗟我本何人麋

鹿強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淺屢言深

次公范睢傳云何交疎而言深也倬

崔駰傳交淺而

言深者愚也

囑公如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

煩公揮橐金

厚前漢疏廣傳歸鄉里日請故舊賓客相

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

俱具陶淵明詩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持次公橐金見

陸賈傳古詩揮金留上客子仁張景陽詩揮金樂當年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堯卿時公擇知湖州貢父亦在江浙

東坡

守密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

次公詩案招此詩

事尤

多也曲無和者應思郢

續宋玉言有歌于郢市者陽春

尚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

論稍卑之且偕秦

厚張

過數人是以曲彌高而和彌寡

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細甚高論令今可行于

歲惡詩

是釋之言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善之

人無好語

公擇來詩皆道吳中飢寒之狀

夜長鰥守向誰親

貢父近喪偶

少

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鄰

厚退之石鼎聯句序言道士倚牆睡鼻息

如雷鳴

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生衣甌有埃

續後漢范丹傳問里歌之曰甌中生

塵范史雲

淥蟻濡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

俾公詩案此詩譏朝廷減

削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故絃管生衣甌釜生埃及言蝗蟲災傷盜賊四起旱澇飢饉以見政事關

失皆新法不便之故

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巡城拾棄骸為郡鮮

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

厚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

馬拊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麥穗人許長穀苗牛可沒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蟲發驅

攘著令典

續唐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不敢捕姚崇曰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秉畀炎火

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去彼螟蟻此除蝗詔也

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

續禹治水

手足胼胝謂手足上重繭也

我馬亦款矻飛騰漸云少筋力亦已竭

苟無百篇詩何以醒睡兀初如䟽眈澮

倬養生論云益之以眈澮而泄

之以尾閭注眈澮細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

漸若決澮渤往來供十吏

厚西漢陳

導為河南太守至官召書吏十人治私腕腕不容歇續

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數百封腕腕不容歇續

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蘇頌在太極殿後閣口授功狀

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弓公徐之不然手腕腕矣

平生輕妄庸熟視笑魏勃續前漢灌嬰聞魏勃本教齊

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愛君有逸

戰栗嬰熟視笑曰人言魏勃勇妄庸人爾

氣詩增專斬伐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慎無及世事

向空書咄咄厚晉殷浩為桓溫所奏廢為庶人口無怨言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趙郎中見和戲復答之

趙子吟詩如潑水續退之詩文一揮三百六十字奈何

效我欲尋醫恰似西施藏白地

厚樂天簡心吟十三行坐事調品不肯迷頭白

地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十萬八千杯

續李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一

日須傾三百杯以日計之則一年當飲十萬八千杯也

若不令君早入務飲竭東

海生黃埃我衰臨政多謬錯羨君精采如秋鶚

師杜詩魏侯骨

聳精神緊華岳峯尖見秋隼

頗哀老子今日飲

厚後漢書援為隴西太守諸曹時白外事

援輒曰此丞掾之職何足以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邀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拒旅此太守事耳

為君

坐嘯主畫諾

援後漢黨錮傳謠云汝南太守竇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暄二

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竇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鸞鳥鵠刺天飛

次公韓退之祭柳子厚文羣飛刺天

富貴功名老不思

病馬已無千里志

續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騷人長負一秋悲

厚宋玉九辯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

西湖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

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

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

次公後漢詔有云宿麥未下蓋麥隔年秋種至明年夏收

所以謂之宿麥也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

續漢宣帝初即位霍光驂乘帝若芒

刺在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

續盧仝茶歌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堯

卿太白詩萬言不直一杯水

方將怨無襦

厚後漢廉范為蜀郡太守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

昔無一襦

忽復歌緇衣

次公孔子曰好賢如緇衣

堂堂孔北海

厚後漢孔

融傳字文舉為北海相為賊管亥所圍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

直氣

凜羣兒

續彌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次公退之詩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

傷

朱輪未及郊

續朱輪刺史之車漢制二千石朱兩轡

清風已先馳何以

累君子十萬貧與羸滔滔滿四方

次公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我行

竟安之何時劔關路春山聞子規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偶對先生盡一尊，醉看萬物洶崩奔。優游共我聊卒歲，

續詩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骯髒如君合倚門。

厚趙壹詩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

只恐

掉頭難久住。

續杜甫送孔巢父詩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

應須傾蓋

便深論。

援孔子之判遇程子于途傾蓋而語

固知嚴勝風流在，又見長身

十世孫。

幾字君嚴戡字君勝退之誌其墓云孔子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今君亮四十八世矣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十載飄然未可期。

子仁杜牧之詩十載飄然繩檢外尊前自獻自為酬

那堪重作

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

猶未戒

續隋書賀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戒以謹口次公

按先生詩案熙寧六年十二月內劉邠作詩寄軾軾和詩引賀若敦以錐刺其子舌以譏時不能容狂直之言

也

奚眉我亦更何詞

厚晉郭舒為王澄別駕荆土士人宗奭嘗因酒忤澄怒叱左右棒廠

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

得免相從痛飲無餘事最是春容最好時

須溪上句謂貢父下句引

昭君村以自喻注引宗奭何為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高田生黃埃

續杜詩云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

下田生蒼耳

堯卿神農本草蒼耳

一名胡藁一名地葵亦名蒼耳苓耳

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

亦解慙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

百步聲如雷

厚莒縣有石梁謂之呂梁今謂百步洪在徐州彭城之東

試向城南望

城北際天粟菽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

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共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

自贖神龍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

次公杜詩日耀太倉五升

米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

効師韋堅作詩自効青兗卿退之詩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胤雀偷太倉行插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効還耕

景此公之意也

宿州次韻劉涇

我欲歸休瑟漸希舞雩何處着春衣多情白髮三千丈

無用霜皮四十圍

續杜詩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

晚覺文章真小技

房杜詩云文章一小技

早知富貴有危機

次公諸葛長民曰富貴必履危機師劉穆之臨

刑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

為君垂淚君知否千古華亭鶴

自飛

涇之兄汴亦有文今死矣續陸機臨刑數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以徐妓不如東武詩中見戲云只有當時燕子樓

燕子人亡三百秋

續唐徐州節度使張建封有愛妓名盼盼建封既卒盼盼居燕子樓十餘

年不肯嫁白樂天為作燕子樓詩三絕

捲簾那復似揚州

厚杜牧詩春風十里揚州過捲

上珠簾總不如

西行未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後崔徽河中倡也以

御史裴欽中病亡元稹為作崔徽歌下邳城南門謂之白門樓堯卿裴欽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者累

月欽中使罷徽不能從情懷怨抑後數月東川幕白知退將自河中歸徽乃託人寫真因捧書謂知退曰為妾

謂裴郎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為郎死矣明日遂疾發狂元稹為作崔徽歌以叙其事白樓在河中府城

之西北

我擊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只要裝風景

莫向人前自洗磨

每醉歌畢輒曰
明年六十矣

和子由與顏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

平生坐衙不煖席歸來閉閣閒終日

次公汲黯
閉閣卧疾

卧聞客

至倒屣迎

續陳壽三國志魏王粲傳左中郎將蔡邕見
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聞粲在門

倒屣
迎之

兩眼蒙籠除睡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

雪白安得青絲絡駿馬

次公杜詩青絲
絡頭為君老

蹙踏飛波柳陰

下奮身三丈兩蹄間

續史記張儀言秦馬之良探前扶
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師蜀

志注劉備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蹶三丈遂得出振鬣長鳴聲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嘉

陵遶劍關

厚嘉陵江水出大散關下嘉陵谷南行逕鳳興利至劍關關下木瓜園轉東向閬中西與

涪水

劍關大道車方軌

厚蘇秦傳今秦之攻齊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

君自

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

次韻李邦直感舊

師李時為東京提舉

騶騎傳呼出跨坊

續淮陰少年辱韓信處後人以名坊在徐州次公按韓信淮陰人今之楚

州也非今先生所臨之地跨乃凌跨之跨盖以出而騶騎傳呼則凌跨坊巷入而簿書填委則充滿堂廳或云

跨坊乃龍
街之義

簿書填委入充堂

師文選劉公幹詩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堯卿陸

士衡賦居充堂而衍字亦必堂名

誰教按部如何武

厚何武為揚州刺史所奏舉二千石

長吏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致死

只許清尊對孟光婉婉

有時來入夢

續退之詩孤遊懷耿介旅宿夢婉婉

溫柔何日聽還鄉

援趙飛燕

外傳飛燕妹合德成帝見曰吾當老此溫柔鄉不復效武皇老白雲鄉

酸寒病守尤堪笑

千步空餘僕射場

厚張建封好擊毬之戲韓愈佐幕以書戒之又贈張僕射詩汴泗交流郡

城角斲場千

步平如削

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

簿書顛倒夢魂間知我疎慵肯見原閒作閉門僧舍冷

病聞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引睡文書信手翻

師白樂天詩臥枕一卷書起嘗一欲吐狂言喙三尺
續

杯酒書將引昏睡酒用扶衰朽

莊

子云丘願有喙三尺子仁陸餘慶善論事而謬於
判事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怕君

輕我却須吞
邦直屢以此見戒師杜牧之詩掠頭雖欲利到口却成吞

城南短李好交遊
厚短李李紳也白樂天詩云閒吟短李詩
箕踞狂歌總自

由
師劉伶酒德尊主庇民君有道
次公舊唐書太宗紀贊云以房魏之智不

踰乎丘軻遂能尊
主庇民者遭時也
樂天知命我何憂
次公列子載孔子之言曰樂天知命

吾何醉呼妙舞留連夜閣作清詩斷送秋

任白樂天詩云留連燈下

明猶飲斷送瀟灑使君殊不俗尊前容我攬須不

續晉桓伊

於上前彈箏歌曹子建詩謝安起攬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

老弟東來殊寂寞故人留飲慰酸寒草荒城角開新徑
雨入河洪失舊灘車馬追陪迹未掃唱酬徃復字應漫

此詩更欲憑君改待與江南子布看

厚張昭字子布典略曰余曩聞劉荆

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之也

君雖為我此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遠

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揚子一區宅

續揚雄有田一廛有宅一區

懶

卧元龍百尺樓

續陳登字元龍許汜見先主曰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逼下圯見元

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劉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宜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定當與君語如我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

聞道鷓鴣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答任師中家漢公

先君昔未仕杜門皇祐初

次公先君言編禮也皇祐仁宗年號也慶歷八年歲在戊

子次年改皇祐盡五年改至和

道德無貧賤風采照鄉閭何嘗疎小人

小人自濶疎出門無所詣老史在郊墟

任老史名經字彦輔眉之老儒

嘗作思子臺

賦公甚稱之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

續唐藝文志兩都各聚書四部

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副軸帶牙籤皆異色以別之

高樹紅消梨

師

秦記云漢武帝園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則破名含消梨

小池白芙蓉常呼赤脚婢

厚退之王川子詩

一婢赤脚老無齒

雨中擷園蔬矯矯任夫子罷官還舊

廬是時里中兒始識長者車

續陳平家貧門外多長者車轍

烹雞酌白

酒相對歡有餘

續李白詩白酒初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歌笑牽

衣有如龐德公往還葛與徐妻子走堂下主人竟誰歟

援龐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襄陽
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坐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家值其上冢操徑入其室呼德公
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
皆羅拜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
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我時年尚少作賦慕

相如

次公揚雄傳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以為式

侍立

看君談精悍實起予

祖譙漢書嚴延年為人精悍

歲月曾幾何耆老

逝不居史侯最先沒孤墳拱桑樗

援左傳秦穆公謂蹇叔曰墓上之木拱矣

我亦涉萬里清血滿襟袪漂流二十年始悟萬緣虛獨

喜任夫子老佩刺史魚

次公唐高祖為唐王停竹使符頌銀虎符諸郡武德元年改銀

虎符為銅魚符子仁杜牧詩

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威行烏白蠻解辦請冠裾

援丘希範書夜郎滇池解辦請職

方當入奏事清廟陳璠璣

次公逸論語曰璠璣

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璣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

胡為厭軒冕歸志不

少舒上蔡有良田

次公上蔡蔡州也任公有田在新息見先生傳有詩一篇

黃沙走

清渠罷亞百頃稻

續杜牧詩罷亞百頃稻秋風吹半黃

雍容十年儲閒隨

李丞相搏射鹿與豬

援李丞相斯也斯出獄顧謂其中子曰吾復與若牽黃犬出上蔡東

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蒼鷹十斤重

龜父西陽雜俎云鷹有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漁陽曰東道

大者

六斤猛犬如黃驢豈比陶淵明窮苦自把鋤

次公陶淵明田園居

曰侵晨理荒穢
帶月荷鋤歸

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彭城古名郡

乏人偶見除頭顱已可知

次公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期四十五左右作尚書郎

即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幾何不樵漁

會當從此去芒鞋老菑畬念子瘡江邊懷抱向誰攄賴

我同年友相歡出同輿冰盤薦文鮓

鮓魚也戎瀘常有次公退之詩云冰

盤夏薦碧實脆

玉笋傾浮蛆醉中忽思我清詩綴瓊琚知我少

所諧教我時卷舒世事日反覆翩如風中旗雀羅弔廷

尉

續前漢翟公罷廷尉門外可設雀羅

秋扇悲婕妤

厚文選趙飛燕妹弟得幸班婕妤失寵作

執扇曲云常恐秋節至涼飈奪
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升沈一何速喜怒紛衆

狙

按莊子狙公賦芋曰朝三暮四
衆狙皆怒朝四暮三衆狙皆悅

作詩謝二子我師甯

與蘧

陽關詞三絕

次公三詩各自說事惟是皆可歌之
故曰陽關三絕按王立之詩話云先

生

作彭門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賦一

絕云云其後山谷在黔南令以小秦王歌之次

公謂先生名之為陽關三絕則必用西出陽關

無故人之聲歌之矣王立之說恐非也蓋贈張

繼愿言戲馬臺則在徐州所贈也答李公擇云

濟南春好雪初晴則自是春初之作豈可便指

為齊州作邪意者三詩先生皆以陽關

歌之乃聚為一處標其題曰陽關三絕

受降城下紫髯郎

續朔方總管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以絕突厥南寇之路厚孫權為

張遼所敗遼問降人向有紫

戲馬臺南古戰場

次公戲馬臺在

徐州彭城縣項羽所築春秋鄭伯取

宋彭城而漢高祖項羽皆起於此

恨君不取契丹首

金甲牙旗歸故鄉

右贈張繼愿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

時作陽關腸斷聲

次公濟南則齊州濟南郡也龍山豈桓温九日所登之山乎雪溪在湖州

則李公擇先

為湖州故也

石答李公擇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
明月明年何處看

右中秋月

次韻呂梁仲屯田

雨葉風花日夜稀

堯卿陸龜蒙詩閒牕雨過苔花潤小簾風來薤葉涼

一杯相屬

竟何時

次公韓詩一杯相屬君當歌

空虛豈敢酬瓊玉枯朽猶能出

菌芝

厚柳宗元書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

門外呂梁從迅急

子仁孔子觀於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

曾中雲夢自逶遲

援司馬相如子虛賦吞若

雲夢者八九於其
曾中曾不芥蒂

待君筆力追靈運莫負南臺九日期

續劉裕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游戲馬臺
送孔靜辭位歸鄉謝靈運宣達等並從作詩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官梁交

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文雅不類武人家有侍者

甚慧麗

知君月下見傾城破恨懸知酒有兵

續南史江諮議言酒猶兵也兵可千

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
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

老守無何惟日飲

厚素盎為吳相

姪種謂盎曰絲惟日飲無何將軍競病自詩鳴援梁曹景宗振

旅凱入帝於光華殿宴飲聯句啓求賦詩不已帝令沈約付韻詩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競借問行路兒女悲歸來笳鼓花枝不共秋歌帽筆陣空

來夜斫營續杜詩筆陣獨掃千人軍愛惜微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

銘旌師杜牧詩黃壤不露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

次韻王鞏獨眠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居士

居士身心如槁木次公莊子身若槁木心若死灰旅館孤眠體生衆次公

趙飛燕傳誰能相思琢白玉續盧全詩白玉璞裏琢出體無於栗相思心黃金鑲裏鑄出相

思

服藥千朝償一宿

厚太平廣記彭祖曰服藥千朝不如獨臥一宵

天寒日短

銀燈續欲往從之車脫軸

次公詩汴游從之左傳車脫其輹

何人吹斷

參差竹

續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

泗水茫茫鴨頭綠

厚李白襄陽歌

遙看漢水鴨頭綠

次韻王鞏留別

去國已八年故人今有誰當時交游內未數蔡克兒

續晉

史王導傳司徒蔡謨戲侮王導導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克謨父也

豈無

知我者好爵半已縻

續易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爭為東閣吏

厚西漢朱

雲傳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從容謂雲曰
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園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
乃欲相吏耶不顧北山移援齊書周彥倫隱鍾山後應
宣不敢復言假山靈之意移文以公子表獨立與世頗異馳不辭千
却之名曰北山移文此一段奇事

里遠成此一段奇

堯卿法帖云成此一段奇事

蛾眉亦可憐無奈思

餅師

續唐寧王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逾等環歲嘗問之曰汝

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無人伴客寢惟有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無人伴客寢惟有

支牀龜

厚史記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二十餘年老人死移牀龜尚生

君歸與何人文

字相娛嬉

子仁退之贈張籍詩文

持此調張子一笑當

章自娛嬉金石日擊擅

脫頤

續漢書匡說
詩解人頤

答王定民

定民字佐才毫
人俊民弟也

開緘奕奕滿銀鈎

續晉索靖作草書狀云
婉若銀鈎漂若驚鷗

書尾題詩語

更道

子仁退之詩暮
作千詩轉道緊

八法舊聞宗長史

厚張長史草書
神逸書有八法

以永字為例云側蹲臨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弩彎環
而勢曲趨俊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髣髴以宜肥

隆騰波而速進
磔億息以遲移

五言今復擬蘇州

援白樂天謂韋蘇州
歌行才麗之外頗近

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
閑淡自成一家之體

筆蹤好在留臺寺

次公指言臺
頭寺蓋定民

書字留於
臺寺也

旗隊遙知到石溝欲寄鼠須并蠶紙

續鼠須
筆白蠶

紙王羲之所用
寫蘭亭記者

請君章草賦黃樓

次公章草出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

散隸
體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進士不

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

續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

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

堯卿

劉夢得和宣上人寄賀禮部王侍郎放榜後詩云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

天眼定
中觀

一尾追風抹馬蹄

次公杜詩須君
握上追風驃

崑崙玄圃謂朝躋

厚

崑崙第三級名曰玄圃周穆王駕八駿之乘
升崑崙之丘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

回看世上無

伯樂却道鹽車勝月題

援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
漉汗灑地伯樂下車攀而哭之

次公莊子馬蹄篇加之以衡扼齊之以
月題疏云月題額上當顧形似月者也

得失秋毫久已冥不須聞此氣崢嶸何妨却伴參寥子

無數新詩咳唾成

倬江淹謂郭舉曰予之咳
唾成珠玉吐氣作虹霓

次韻王庭老退居見寄二首

浪蘂浮花不辨春

次公退之杏花詩
浮花浪蘂鎮長有

歸來方識歲寒人

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身北牖已安陶令榻

任陶潛云夏月虛西風還避庾公塵厚王導傳時庾亮雖居外鎮而執朝

廷之權導心不能平嘗遇西風塵更搔短髮東南望試

問今誰裏舊巾

接果移花看補籬

子仁杜詩牽籬補破籬

腰鎌手斧不妨持

師鮑照樂

府詩腰鎌刈葵

上都新事長先到

次公班固賦隆上都而觀萬國

老圃

閒談未易欺釀酒閉門開社甕殺牛留客解耕縻

子仁隋末

劉黑闥屏居漳南諸將詣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何時得見纖纖玉右手

持杯左捧順

子仁杜牧之詩散子巡巡
褰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梁字韻詩四首今黃魯直

亦次韻見寄復和答之

符堅破荊州止獲一人半

續符堅陷襄陽聞習鑿齒釋
道安名俱興而致焉既見與

語大悅之以鑿齒瘳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
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才一人有半耳

中郎老

不遇但喜識元歎

次公吳志顧雍字元歎蔡伯喈從胡
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伯喈

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
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今吾獨何幸文字厭奇玩

又得天下才相從百憂散陰求我輩人規作林泉伴寧

當待垂老倉卒收一旦

次公退之別知賦惟知心而難得斯百一而為收

不見

梁伯鸞空對孟光案

援後漢梁鴻字伯鸞為人賃舂每歸妻孟光為具食舉案齊眉

才

難不其然婦女廁周亂世豈無作者於我如既灌

續謂不欲

觀之也

獨喜誦君詩咸韶音節緩夜光一已多矧獲繫纍

貫

次公禮記繫纍乎端如貫珠

相思君欲瘦

次公杜詩思君令人瘦

不往我真

悞吾儕眷微祿寒夜抱寸炭何時定相過徑就我乎館

次公禮記子夏曰賓客至無所館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飄然東南去江水清

且暖與君訪名山微言師忍衆

次公弘忍大師乃五祖也僧衆大師蓋受度傳

法於二
祖者也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首

歲歲翩翩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人深紅落盡東風惡

饒杜牧之詩狂
風落盡深紅色

柳絮榆錢不當春

次公李賀詩榆莢相
催不知數沈郎青錢

夾城

路

火冷錫稀杏粥稠

續王燭寶典云寒食煮大麥
粥研杏仁為酪別造錫沃之

青裙縞

袂餉田頭大夫行役家人怨

師詩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又曰我入自外室人交

編論
我應羨居鄉馬少游

厚馬援嘗言曰吾從弟少游嘗
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詩集註

吳

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騎
款段馬鄉里稱善人足矣

再次韻田國博部夫還二首

西郊黃土沒車輪滿面風埃笑路人已放役夫三萬指
從教積雨洗殘春

枝上稀疎地上稠

任樂天詩枝上
稀疎地上多

忍看紅糝落牆頭

續退

之詩始見洛陽
春桃枝綴紅糝

風流別乘多才思

續唐置別駕為太
守之貳謂之別乘歸

赴西園秉燭遊

厚魏文帝詩秉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
次公選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次韻答劉涇

堯卿涇
字巨濟

吟詩莫作秋蟲聲天公怪汝鈎物情使汝未老華髮生

芝蘭得雨蔚青青何用自燔以出馨

續漢兩龔傳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

銷

細書千紙雜真行新音百變口如鶯異義鋒起弟子

爭舌翻濤濶卷齊城

厚削通言於韓信曰鄰生一士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萬卷

堆胃兀相撐以病為樂子未經我有至味非煎烹是中

之樂吁難名綠槐如山閣廣庭飛蟲繞耳細而清

次公唐何

諷夢渴賦牕日斜照飛蚊繞鬢

敗席展轉臥見驚亦不自嫌翠織成

續杜

甫張舍人遺織成段褥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

意行信足無溝坑不識五郎

呼作卿

厚宋璟傳嘗宴朝堂二張列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語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座

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

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吏民哀我老不明次公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曰頗哀老子

相戒無復煩鞭刑

續徐有功為蒲州司法使得遨遊

戒曰犯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不辱一人

時臨泗水照星星

次公何長瑜嘲陸展詩陸展染

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斛久星星行復出

微風不起鏡面平安得一舟如

葉輕臥聞郵籤報水程

厚杜詩宿槩依農事郵籤報水程

尊羹羊酪不

須評

續陸機嘗詣侍郎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機答云千里尊羹未下鹽豉

一飽

且救飢腸鳴

任退之詩飢腸
徹死無由鳴

和孫莘老次韻

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跡野雲飄功名正自妨行樂

次公向秀欲注莊子嵇康曰此
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迎送纔堪博早朝

白詩
昏昏

一覺睡不
博早朝人雖去友朋親吏卒却辭讒謗得風謠明年我

亦江東去不問繁雄與寂寥

文與可有詩見寄次韻答之

為愛鵝溪白璽光

續鵝溪地名在梓州
鹽亭縣出網甚良

掃殘雞距紫毫

芒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次公先生作篋
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繒素而請者足相
躡於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間者傳
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
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待將一段鵝
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
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
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
云云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
田而歸老馬因以其所畫篋簪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
耳而有萬尺之勢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甚熟將

入京應舉

次公時先生守徐州元豐元年也

夜光明月非所投

續史記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逢年遇合百無憂

厚太史公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次公杜

詩吾知徐公百不憂

將軍百戰竟不侯

援漢李廣與望氣王朔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

其中而諸校尉材能不及廣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

不當侯耶次公李白詩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苦戰竟不侯當年頗惆悵

伯郎一斗得涼

州續孟佗字伯郎中常侍張讓專權用事佗以蒲萄酒一斗遺讓為涼州刺史

翹關負重君

無力

次公朝野僉載云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選有人白湜曰某能翹關負米湜笑曰若壯何不求選兵

邵答曰外議謂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選

十年不入紛華域

次公子夏曰入聞夫子之

道而樂出見

故人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

子仁唐員

半千傳武后謂半千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在朝邪

新詩說盡萬物情硬黃小

字臨黃庭

續公言嘗於秘書閣觀王羲之墨蹟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鵝羣一帖似獻之真筆故

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

厚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誰

謂他鄉各異縣

次公張正見古樂府他鄉且異縣

天遣君來破我願一

聞君語識君心短李髯孫眼中見

子仁都超為桓溫參軍王恂為主簿超髯

而恂短府中語曰

江湖放浪久全真

倬文選嵇叔夜詩志在守樸養素全

髯參軍短主簿

真

忽然一鳴驚人

援史記齊威王曰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縱橫所往

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

次公新書言王介甫新學經義之說也

千金敝

帚那堪換

續魏文帝論文曰夫人難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

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我亦淹留豈長算山中既未決同

歸我聊爾耳君其漫

答仲屯田次韻

秋來不見漢陂岑

續杜詩岑參兄弟皆好奇揚我遠來游漢陂

千里詩盟忽

重尋大木百圍生遠籟

厚莊子大木百圍之竅穴風作則萬竅怒號

朱絃三

歎有遺音

續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清風卷地收殘暑

厚退

之雙鳥詩清風起百鳥皆飄浮

素月流天掃積陰

厚謝莊月賦白露空素

卷地

起百鳥皆飄浮

月流

欲遣何人賡絕唱滿階桐葉候蟲吟

共父柳宗元詩

門掩

候

蟲秋

東坡詩集註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詩集註卷十三

宋 王十朋 撰

酬和

次韻道潛留別

為聞廬嶽多真隱故就高人斷宿攀已喜禪心無別語

尚嫌剃髮有詩斑

任唐僧詩云髮為作詩斑

異同更莫疑三語

續王戎

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莊老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物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我終當付八還

厚楞嚴經佛言明還日輪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

鬱勃還塵清明還霽世間一切所有不到後與君開北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

戶舉頭三十六青山

次公三十六峰以言嵩山

次韻葉致遠見贈

欲求五畝寄樵蘇

次公左太冲魏都賦樵蘇往而無忌注樵木蘇草也到處留連

似賈胡

續後漢馬援征五溪水疾船不得上耿舒與兄奔書曰伏波類西域賈胡到處輒止以是失利

信命不須歌去汝

厚詩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逢人未免歎猶吾

援論語崔

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人皆勸我杯中物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

續陶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子任李白憶賀監詩
昔好盃中物今為松下塵俾吳衍好飲後醉詒權貴遂
戒飲阮宣命飲衍曰近斷飲宣以拳歐其背我獨憐君
曰看看老逼痴漢忍斷杯中物邪抑而飲之我獨憐君
屋上烏續武王克殷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杜詩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一技文章何足道厚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要知摩詰是文殊
師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諸維摩詰問候文殊師利言彼
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實相善說要法堯卿維摩詰經
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
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
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
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上塔

次公臨平山在
杭州仁和縣

五年雲夢澤南州

次公杜牧憶齊安郡
詩平生睡足處雲夢

澤南州即
黃州也

淒涼楚些緣君發邂逅秦淮為子留

次公秦
淮在江

寧府秦堂氣者言江東有天子氣故鑿地脉
斷連岡改為秣陵方山是其斷處水為秦淮

寄謝西湖

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遊

次韻段縫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

續蘇秦東周雒陽人嘗曰使我有雒
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須知力穡是家傳

次公書云若
農服力田穡

細思種蕪五十本

厚龔
遂為

渤海太守勸民口種百
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
大勝取禾三百廬機詩不稼不

百廬今若得與君連北巷故應終老忘西川短衣匹馬非

吾事只擬關門不問天次公杜詩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短衣匹馬隨李

廣看射猛
虎終殘年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游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澤芥

任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秋田乎青丘彷徨乎自慙潢潦

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蒂薦溪蘋厚左傳澗溪沼沚之水兩邦旌纛光相照十畝鋤

犁手自親

次公兩邦旌勳意者勝元發許仲達皆為太守乎然破題指之為許野人未省十畝鋤犁

又先生自言也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厚後漢馬融上東巡

頌安帝奇其文次公此末句方言少遊則兩邦旌勳以言勝許審矣

次韻蔣穎叔

堯卿名之奇公嘉祐二年章衡榜與穎叔同登第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

枕中春夢不多時

次公歐陽永叔詞語云來如春夢不多時枕中字特用字耳不必指邯鄲

呂翁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谿山指後期

續劉商隱愛義興之罨畫

漢遊菑居馬次公先生詩尾本註所謂陽羨則常州也古云陽羨三湖九溪地志云今只有六溪其三溪不知

其處而六溪之中有荆溪則首受蕪
湖東至陽羨入海圻俗呼為罨畫溪
豈敢便為難黍約

玉堂金殿要論思

符詩記及第時瓊林宴坐
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羨

和王旂二首

旂平
父子

異時長怪謫仙人

辰翁謂
平父

舌有風雷筆有神

續杜詩下
筆如有神

師退之詩舌作霹靂飛倬
仲舒荅策下筆疑有神助

聞道騎鯨遊汗漫

厚杜詩
若逢李

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如淮南子盧敖遊於北海
逢若士謂曰子處矣吾方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

憶

曾捫蝨話悲辛

援晉書王猛隱於華山懷佐世之志桓
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面談當世之事

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次公李白
贈張相鎬詩曰捫蝨對桓公願得論悲辛

氣吞餘子

無全目

次公欄衡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又選詩驚雀無全目

詩到諸

郎尚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次公退之詩我

不如水東注子仁杜詩獨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嫋嫋春風送渡關娟娟霜月照生還

次公古詩有娟娟霜月

遲留

歲暮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

厚南汁渠舊

引黃河元豐中始以洛水易之謂之清汴或謂之新洛

且看松雪媚南山

厚南山泗州之

山為名都梁山野梅官柳何時動

續杜甫西郊詩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

飛蓋長

橋待子閒

次公長橋泗州之橋

次韻張琬

堯卿字德父治平二年彭汝礪榜登第

新洛霜餘兩岸隆塵埃舉袂識西風

續晉書王導不平庾亮之擅權每遇

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汙人

臨淮自古多名士

次公此汝穎多奇士之變也

尊

酒相從樂寓公

厚禮諸侯不臣寓公

半日偷閒歌笑裏百年暗盡

往來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吐虹

次公選云慷慨則氣

成虹霓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起

衰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

續李密有歌妓名雪兒賓客有詩詞

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而歌之師韓定之詩曰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

應嗤竈

婦洗盆餅

次公禮記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云與或作竈

回來索酒公

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蝕秋水

次公秋水以言利也寶劍光如秋水

要須悍石相礮砥

十年冰蘖戰膏粱

次公冰蘖以言清苦白樂天所謂飲冰食蘖也

萬里煙波濯

紉綺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魴鯉逝將挂浦擷

蘭蓀不記槐堂收劍履編定國家有三槐堂却思庾嶺今何在更

說彭城真夢耳來詩述彭城舊遊君知先竭是甘井厚莊子直木先伐甘

井先竭我願得全如苦李續晉王戎傳戎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

我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果然妄心不復九回腸至

道終當三洗髓堯卿太平廣記東方朔元豐中游鴻蒙之澤忽遇老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

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年目中童子皆

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廣陵陽

羨何足較次公廣陵揚州陽羨常州也只有無何真我里持晦買田陽羨來詩

以為不如廣陵縮莊子出六

樂全老子今禪伯

張安道也定國

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

其婿掣電機鋒不容擬次公掣電緣交

心通豈復問云何

印可聊須答如是

厚維摩詰言若尼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相逢為我話留

滯

次公司馬遷自叙云太史公留滯周南

桃花春漲孤舟起

續西漢杜欽言來年桃花

水盛河必羨溢

和王勝之三首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

次公異聞集載邢風之子夢一美人

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性之酉陽雜俎云元和初有

士人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

魯公賓客皆詩酒誰是神仙張志和

次公玄真子姓張名

志和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迺相誇尚

齋釀如澠漲綠波

續左傳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舉矢穆子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

中此與公詩句句可絃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

繼永和厚王羲之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要知太守憐孤客，不惜陽春和俚歌。坐睡樽前呼不應。

次公後漢劉寬嘗講經於靈帝前，被酒坐睡。為公雕琢損天和。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

次公言白樂天也。白自號寬心時復醉吟先生，嘗謫江州司馬。

喚殷兄

續樂天又有詩云：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與殷兄。

寒潮不應淮無信

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

厚退之醉留孟東野詩云：低頭拜東

野願得終始如駝蛩。徒言共飲勝公榮

援晉書王戎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

坐以酒少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

唯公榮可
不與飲

好詩惡韻那容和
刻燭應須便置觥

續齊竟陵王子

良常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刻一寸以
此為率厚南史王泰傳泰預朝宴刻燭賦詩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
尚有丹砂奈老何
繡谷只應花自染

鏡潭長與月相磨
君方傍海看初日
我已橫江擊素波

厚漢武帝秋風詞云橫中流
兮揚素波蕭鼓鳴兮發棹歌
人不我知斯我貴
不須雷

雨起龍梭

援晉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
梭以挂于壁有傾雷雨化為龍而飛去

次韻答賈耘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

次公南司州者言黃州也唐武德三年於黃州黃陂縣置南司州七年廢

其初蓋北齊武帝置也

飢寒疾病為子憂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

古堰橫奔牛

倬常潤州之問有奔牛閘

平生管鮑子知我今日陳蔡

誰從丘夜航爭渡泥水澀牽挽直欲來瓜洲自言嗜酒

得風痺故鄉不敢居溫柔

援趙飛燕外傳成帝幸合德謂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

不能效武皇求白雲鄉

定將泛愛救溝壑

厚杜詩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

衰病不復從前樂

師張籍詩與君相逢莫寂寞衰老不復從前樂

今年太守真

臥龍

厚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

笑語炎

天出冰電時低九尺蒼鬚髯

續杜詩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

過

我三間小池閣故人改觀爭來賀小兒不信猶疑錯為

君置酒飲且哦草間秋蟲亦能歌可憐老驥真老矣無

心更秣天山禾

次公天山在伊州伊吾縣薛仁貴三箭定天山又退之詠鴛驥云飢食天山禾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艍

次公蒜山在潤州

朱雀橋邊看道裝

次公朱雀橋在

江寧府晉之建康也供帳已應煩百兩

續疏廣疏受乞骸骨歸東海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

門外送車數百兩

擊鮮無久溷諸郎

厚前漢陸賈分橐金與諸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

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問禪時到長

千寺

次公長干里在建康

載酒閒過綠野堂

續裴度請老治第東都作別墅其煥館涼

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把酒為文章窮晝夜不問人間事次公以長干寺推之則綠野堂

亦在建康矣舊注所引則在西京與上不接又裴晉公之綠野堂今豈在手恐名偶同耳或曰時王介父閒居

故以綠野堂比之

此味只憂兒輩覺

援晉謝安嘗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

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

逢人休

道北憲涼

厚陶潛言夏月虛閑高臥北憲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次公邵伯堰在揚州

廣陵縣本朝樂史寰宇記云謝安所築按安傳
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
然則所謂新城
宜乃廣陵耶

落帽謝公渚

厚晉書阮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

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近思曠傍

日腳東西平

師杜甫詩崢嶸赤城西日腳下平地孤亭

得小憇暮景含餘清

子仁選詩遠峰隱半規密林含餘清

坐待斗與牛錯

落挂南薨老僧如夙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

疑前生

續房瑄開元中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遇夏日入廢佛寺鑿池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

師書笑曰頗憶此邪因悵然悟前生為永禪師

吾生七徃來送老海上城逢人

輒自晒得魚不忍烹似聞績溪老復作東都行

次公指言子由

也先生既自黃移汝故子由亦自監筠州鹽酒稅移知歙之績溪先生未至汝繼得請歸常尋又起知登州而子由自績溪以校書郎被召入京亦須由召伯堰至東都於篇末及之小詩如秋菊艷艷

霜中明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榮

師後漢楊修書華若春榮溜如春風

次韻送徐大正

別時酒醖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

續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人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為萍實者也異時小兒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今年並海棗如瓜厚漢斗赤如日刮而食之甜如蜜

書李

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
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

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為

我賒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漢江事見
退園詩注

次韻徐積

徐仲車也

殺雞未肯邀季路

續論語荷篠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

裹飯先須問

子來

厚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次公按子桑非子來也豈

先生誤記

但見中年隱槐市

次公淮南子云槐市學也樹以青槐又三輔黃圖云

人名邪

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十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

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所與賈買雍容揖讓

議論槐下宜知平日賦蘭臺

援宋玉風賦云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

至者王乃披襟當
之曰快哉此風

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暫陪

若說峨眉眼前事

次公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而眉州眉山縣正對之故州縣得以為名先

生眉人也故鄉何處不堪回

次韻趙令鑠

堯卿宗室字景貺

東坡已報六年穰

續魏然言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次公莊子言庚桑子北居畏壘之山

三年畏壘大穰先生

惆悵紅塵白首郎

次公先生至黃州凡跨六年故云

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州五日名為禮部郎中則所謂白首郎者謂此也馮唐頗駟皆云白首為郎又

京師有東華軟紅香塵之語

枕上溪山猶可見

次公先生自黃徙汝起知登州而召入猶

夢見門前冠蓋已相望次公漢書使者冠蓋相望故人年少真瓊樹

黃州續晉書王我有人倫鑒識常目王落筆風生戰堵墻杜厚

行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詩集賢學士如堵墻端向甕間尋吏部援晉畢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常

觀我落筆中書堂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

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老來專以醉為鄉厚唐王績字無功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

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又採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

康祠祭之尊為師以焦革配著醉鄉記以擬劉伶酒德頌

次韻王定國得頽倅二首

仙風入骨已凌雲

續司馬子微謂李白有仙風道骨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武帝飄飄然有凌

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秋水為文不受塵

次公杜詩秋水為神玉為骨

一噫固應

號地籟

任莊子地籟則衆竅是已又云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

餘波猶

足挂天紳

次公禹貢餘波入于流沙又孟郊詩簷溜擲天紳

買牛但自捐三尺

買牛見山村五絕注續三尺言劍也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射鼠何勞挽六

鈞

援魏杜襲言千鈞之弩不為鼯鼠而發機次公左傳顏高之弓六鈞

莫向百花潭上去

次公百花潭應在潁州

醉翁不見與誰春

厚歐陽文忠公自號醉翁致仕居清潁尾

滔滔四海我知津每愧先生植杖芸自少多言聞晚道

援老子多言數窮又莊子從今閉口不論文灑翻白獸

尊中酒

厚魏正旦元會說白獸搏於殿庭搏益上施

歸

煮青泥坊底片

援杜詩飯煮青泥坊底片

要識老僧無盡處牀前牛

蟻不曾聞

續晉書殷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關

次韻王震

堯卿字子發

攜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斑

續戰國策陶答子不修德而富三倍

其妻泣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將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凡豕不澤食故肥而死無幾陶答子被誅厚晉書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擣蒲曰聞道吹南風不競門生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噓借餘論故教流落得生還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

春發病顏詩酒暮年猶得用竹林高會許時攀

續晉書
嵇康所

與神交者惟阮籍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
兄子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謂之竹林七賢云

次韻周邠

周開祖也子仁熙寧中公
倅杭州開祖為錢塘宰

南遷欲舉力田科

續漢文帝詔孝悌
力田者復其身

三徑初成樂事多

次公蔣詡為三徑以待求仲羊仲又陶
淵明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

豈意殘年踏朝

市有如疲馬畏陵坡羨君同甲心方壯笑我無聊鬢已

皤何日西湖尋舊賞

次公西湖追言杭州西湖也
先生與周開祖舊遊之地

淡煙

疎雨暗漁蓑

次韻胡完夫

堯卿名宗愈

青衫別淚尚瀾斑

續白樂天詩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十載江湖

困抱關

厚蕭望之不從霍光以射策為郎署小苑東門候時王翁仲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為對

曰各從其志也

老去上書還北闕

援孟浩然北闕休上書南山歸舊廬

朝來拄笏

望西山

續晉書桓冲謂王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常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扳拄頰云西

山朝來致有興氣耳

相從杯酒形骸外笑說平生醉夢間萬事會

須咨伯始

厚後漢胡廣字伯始練達事體明解朝章京師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白頭容我占清閒

次韻錢穆父

錢總也

老入明光踏舊班

次公明光漢殿名在桂宮之中關中記曰桂宮在未央宮之北周回十餘

里中有明光殿殿上複道從宮中西上城西至建章宮神明臺蓬山三秦記曰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宮中有

明光殿金祀玉階班固西都賦曰自未央而連桂宮彌明光而亘長樂

染鬚那復唱陽關

次公劉禹錫詩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惟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年少好染髭鬚事後生故人飛上

金鑾殿

次公唐東內大明宮之中有金鑾殿記云在還周殿之西北順宗召學士鄭絪至金鑾殿立憲

宗為皇太子而樂史李翰林別集序云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監以名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

綺皓於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師李遷客來從飯

顥山

援李白嘲杜甫云飯顥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

李白譏甫齷齪言甫之為詩如砌飯為山也故先生每

用飯山字曰李白由嫌飯山瘦又曰不獨飯山嘲我瘦

又曰

只有清詩嘲飯顥是已而士大夫有大筆推君西

因為之說曰

今長安有飯顥山之名未詳一言置我二劉間

厚劉

漢手

續唐李嶠為鳳閣舍人朝廷每有大手筆持令嶠為之

向劉歆父子俱以文章學術稱子仁晉書載記石便須

勒謂徐光曰

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置酒呼同舍看賜飛龍出帝閑

續翰林學士初除例賜名馬李白詩云勅賜飛

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馬八尺以上為龍天子有十二閑以畜馬

次韻答完夫穆父

二公自言先世同在西掖

掖垣老吏識郎君

援劉楨詩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注引應劭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

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垣

竝轡天街兩絕塵汗血固

應生有種

厚大宛馬皆汗血其先天馬子也任又北史逸國獻汗血馬

夜光那復困

無因豈知西省深嚴地

堯卿本朝太祖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選謹重之人處之

又王元之滁州謝上表云臣自西垣入叨內府既在深嚴之地乃當繁劇之秋

也看東坡病瘦

身免使謫仙明月下狂歌對飲只三人

援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

三人今先生言其與胡完夫錢穆父自為三人也

次韻答滿思復

竟卿名中行

自甘茆屋老三間

次公此詩乃先生召還朝在西掖時所唱和

宜意彤庭綴

兩班紙落雲煙供醉後

續杜詩八仙歌稱張旭云揮毫落紙如雲烟任潘岳作楊荊州

詩云動翰若飛紙落如雲

詩成珠玉看朝還

厚子美詩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

師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如虹霓

誰言載酒山無賀

援李白憶賀監詩嵇

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

記取啼鳥巷有顏

續異苑顏以純孝著聞後有烏銜鼓集顏所

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象欲令聾者遠聞即於其處立縣名為烏傷王莽改為烏

孝以彰其行歐陽詢藝文類聚又作東陽顏烏但恐跛牂隨赤驥青雲飛步不

容攀

次公呂氏春秋千仞之山而跛牂至其上凌遲故也又周穆王八駿之名有曰右騂赤驥而左白義

又劉琨曰一蹙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和蔣發運

夜語翻千偈

次公晉書鳩摩羅什從師授經日誦千偈書來又一言此身真

佛祖何處不義軒船穩江吹座樓空月入尊遙知思我處醉墨在顏垣

次韻錢舍人病起

牀下龜寒且耐支

續史記龜英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停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

杯中蛇氣未應衰

厚晉書樂廣嘗有親客久濶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座蒙賜酒方欲

飲杯中有蛇影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是河南廳事壁上

上有角漆弓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酒

於前處謂客曰

杯中復有所見否答曰所見殿門明日

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頓解沈疴頓愈

逢王傳

次公東方朔傳期門之號謂期諸殿門也王傳

詩云賈生對鵬傷王傳蘓武看羊陷賊庭

櫛具爭先者不疑

厚前漢雋不疑見暴勝之冠進

賢冠帶櫛具劍應劭曰櫛具木櫛首之劍櫛落大壯也

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轆轤形刻木作山形如蓮花

未數時今大劍木首

坐覺香煙攜袖少

續梅學士詢好焚香每晨起必

其狀似此櫛音磊

焚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

獨愁花影上廊遲

續學士

以出坐定撒開郁然滿堂

入署常

視日影為候李程為翰林學士性懶日過八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

何妨一笑千痾散絕

勝倉公飲上池

次公扁鵲渤海鄭人姓秦氏少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

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呼扁鵲私生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曰飲煮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今詩言倉公誤以為淳于意

次韻和王鞏

謫仙竄夜郎

續李白坐永王璘亂長流夜郎唐以珍州為夜郎郡

子美耕東屯

續

屯在今夔州故城之東

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王郎年少日文

如餅水翻爭鋒雖剽甚

子仁漢書黥布反上自將擊之張良見上曰楚人剽疾願上無

與楚人
爭鋒

聞鼓忽驚聳天欲成就之使觸羝羊籥孤光照

微陋耿如月在盆歸來千首詩傾寫五石樽

厚莊子今子有五石

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

却疑彭澤在頗覺蘓州煩君看鄒忌

子廉折配春溫

援史記鄒忌子論琴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臣也

知音

必無人壞壁掛桐孫

師凡榦實而未虛惟桐反是故琴材以孫枝為貴

次韻李修孺留別二首

十年流落敢言歸

次公先生自開封府推官乞外任初倅杭徙知密自密徙徐徙湖而謫黃

者五年且移汝起知登而後入

魚鳥江湖只自知豈意青天掃雲霧

次公

晉樂廣傳衛玠使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今先生詩青天指為人君盡

呼黃髮寄安危

續書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風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

年記一時我欲折繻留此老

厚前漢終軍入關關吏與繻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

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去次公按注繻林曰繻帛邊也舊闕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為符

信也 緇衣誰作好賢詩

援緇衣詩名禮記孔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此生別袖幾回麾夢裏黃州空自疑何處青山不堪老

當年明月巧相隨窮通等是思家意衰病難堪送客悲

好去江魚煮江水劍南歸路有姜詩

續後漢烈女姜詩妻龐氏傳詩母好

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沂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
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
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
對感慙呼還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
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
輒出雙鯉常以供膳故今地名有姜詩鎮

次韻黃魯直赤目

誦詩得非子夏學

續卜商字子夏為詩序毛公詩自謂傳之子夏子夏哭子矢明事見禮記

紬史正作丘明書

厚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天公戲人亦

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年燈光同

一如

次公維摩經言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

書成自寫蠅頭

表

續齊衡陽王鈞嘗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賀玠曰殿下家自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端就

君王覓鏡湖

厚唐賀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

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和周正儒墜馬傷手

堯卿名尹嘗為御史成都新繁人

平生學道已神完豈復兒童私自憐醉墜何曾傷內手

續莊子醉者之墜車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

色憂當為念先傳

厚樂正子

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有憂色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書空漸覺新詩

健

援晉殷浩被廢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把蟹行看

樂事全

續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美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

便足了

一生矣 賣却老驄為酒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四句燒香偈子

次公金剛經偈謂之四句偈

隨香徧滿東南不是聞

思所及

次公楞嚴經觀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且令鼻觀先參

次公佛有觀想法觀

鼻端白謂之鼻觀

萬卷明窻小字眼花只有爛斑一炷烟消火冷半生年

老心閒

再和二首

來詩言飲酒
畫竹石草書

置酒未逢休沐便同越北燕南

次公休沐漢制也蓋言
唯得休沐假而後相聚

不然則如越之
北而燕之南也

且復歌呼相和隔牆知是曹參

續漢曹
參傳相

舍後園近吏舍日飲歌參遊後園吏醉
歌呼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

丹青已自前世

厚王維詩前
生應畫師

竹石時窺一斑五字當還

靖節

續陶淵明時號靖
節先生善五字詩

數行誰似高閒

厚唐高閒上人
善草書韓退之

有送高閒序言閒之
於書有張旭之心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馬馳去

已而有詩戲用其韻答之

揚雄他文皆不奇

次公前漢書有云他文未能稱是

獨稱觀餅居井湄

續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

嘗近危云云

酒客法士兩小兒陳遵張竦何曾知

厚遵見揚雄酒箴大

喜謂張竦曰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苦心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樂顧不優耶竦曰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已敗矣主人有酒君獨辭蟹螯何不左手持

豈復見吾衡氣機

演列子與季咸見壺子出曰吾無得而相馬壺子曰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明日又來立未定自失而走

遣人追君君絕馳盡力去花君自癡

維

摩經言天女散花至大弟子便著不
堅一切弟子神力去花不能令去
醍醐與酒同一卮

請君更問文殊師

任醍醐蓋酥酪之美者佛
言人聞正法如食醍醐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窻畏日晚先瞰高柳鳴蜩午更喧
筆老詩新疑有物心
空容疾本無根隔牆我亦眠
風榻上馬君先瓊月軒共喜

早歸三伏近

續漢武帝詔賜從官內太官丞日宴不來東方朔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遂拔劍割肉懷去

解衣盤礴亦君恩

厚莊子宋元君畫有一史後至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

此身江海寄天游

任莊子心無天游

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

如還蜀道

次公司馬相如建節使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空

教何遜在揚州

任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盛開又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

從之抵揚州花方盛
遜對花彷徨終日

又驚白酒催黃菊尚喜朱顏映黑

頭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

玉堂給札氣如雲初起湘纍復佩銀

次公舜民字雲叟元豐辛酉為環慶

帥屬明年責監郴州酒稅郴屬湖湘故以湘纍稱之也
尋以年勞賜五品服元祐初還朝赴試玉堂有即事詩

上主文二內翰云晚陪策試玉堂深是時先生為內相
見其起廢服緋佩銀試於玉堂而喜也玉堂翰林院也
前漢李尋傳久汗玉堂之署又漢司馬相如賦上林尚
書給筆札又漢武讀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師揚雄反
騷因江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李奇曰湘纍
諸不以罪死曰繫弔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樊口淒涼

已陳迹

昔與張同遊武昌樊口來詩中及之

班心突兀

見長身

臺史謂御史立處為班心續退之孔戣墓銘云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

江湖

前日真成夢鄴杜他年恐卜鄰

次公鄴杜屬長安縣民鄉里也此去若

容陪坐嘯故應客主盡詩人

和王晉卿

並序任元祐四年己巳作

元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州而駙馬都尉王誥亦坐累
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而誥亦還朝相見殿
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託物悲慨
阨窮而不怨泰而不驕憐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和
其韻欲使誥姓名附見予詩集中然亦不以示誥也
誥字晉卿功臣全彬之後云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影三人足醉
眠草棘間蟲虺莫予毒醒來送歸鴈一寄千里目

厚唐詩云

欲窮千里目 悵然懷公子旅食久不玉

援杜詩旅食京華春又前漢陳

更上一層樓 咸奢侈玉食又晉王濟傳濟罷服玉食蓋濟為晉駙馬則於晉卿用之宜矣

欲書加食字遠

託西飛鵲謂言相濡沫

續莊子相煦以濡相濡以沫

未足救溝瀆

杜

詩汎愛不救溝瀆辱

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

那可逐上書得自便歸老湖山曲

師公自黃量移汝州表乞常州居住詔許

之躬耕二頃田自種十年木豈知垂老眼對此金蓮燭

次公金蓮燭惟至尊用之援令狐綯為翰林學士嘗便殿召對夜艾方罷宣賜金蓮燭送歸院先生時為翰林

學士 公子亦生還仍分刺史竹

續漢文帝初置郡守竹使符各分具半右留京

師左與
郡守也

賢愚有定分尊俎守尸

祝厚莊子庖人雖不治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

代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

次公司馬遷云文史
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朝廷

方西顧羌虜驕未伏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

援李白
九日登

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云白羽落酒樽
師子路云白羽如月赤羽如日謂矢也

羨君真將家浮

面氣可掬

袁天綱謂竇軌君語則赤
氣浮面為將勿多殺人

何當請長纓一戰

河湟復

厚漢書終軍願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
下援杜牧詩文思天子復河湟次公唐自代宗

永泰後隴右悉陷吐
蕃故杜牧已有此語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夢覺真同鹿覆蕉

厚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擊鹿藏諸

遂以為夢順塗而詠其事傍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其妻又疑其為夢薪者歸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

之主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請

二分之以聞鄭君皆互有夢覺之說相國曰欲辨覺夢

惟黃帝

相君脫履自參寥

次公相君字出史記范雎傳莊子洛誦之孫聞之參寥

顏紅底事髮先白室邇何妨人自遥狂似次公應未怪

援蓋寬饒字次公魏其曰醉推東閣不須招厚公孫弘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醉推東閣不須招 厚公孫弘

延賢人也 援毫欲作衣冠表盛事終當繼八蕭 唐蕭氏自瑤及遘八宰相

次公世有衣冠盛事圖

閉戶端居念獨深小軒朱檻憶同臨
燎鬚誰識英公意

英公為其姊作粥煖頰曰吾與姊皆老矣能幾進之師唐李勣

黃髮聊知子建心

子建與楚

王彪別詩云王其愛玉體共享黃髮期

已託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伴孤

斟他時內集應呼我下客先拚醉墮簪

次公謝安常當雪內集而謝道

韞有未若柳絮因風起之句元史記淳于兒傳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長羨枚鄒接長卿

次公前漢梁孝王來朝從鄒陽枚乘

嚴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梁從之遊

只許隔牆聞置酒

師杜甫詩隔屋喚西家借

問有酒不墻頭過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
濁醪展席俯清流

廣受如君不治生

師前漢疎廣疎受叔姪歸老散囊中金不為子孫之計或問其故曰賢而

多財損其志愚而多財益其過共託屬車塵土後釣天一餉夢中榮厚相

如賦有犯屬車之清塵應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又史記趙簡子夢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似

三代之樂具聲動人心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

車輕馬穩轡銜堅但有蚊蚋喜撲緣截斷口前君莫問

人間差樂勝巢仙

次公列子云齊輯乎轡銜之際又莊子人間世言養馬曰適有蚊蚋撲緣

而附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臂出處撲作襍字音普本
反又韓退之記夢詩云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
不歡乃知神仙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
敬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

馭風騎氣我何勞且要長松作土毛亦如呵佛丹霞老

却向清涼禮白毫

次公丹霞老天然禪師也初於惠林
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

師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佛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
我乎而清涼山萬菩薩所在師張天覺為河東提刑行
部至五臺山游清
涼山有神光也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為贅我有一言能決疣

續莊子以生為附
贅懸疣以死為決

時潰癰也

病客巧聞牀下蟻

厚母股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也

癡人

強覷棘端猴

援韓子云燕王好伎巧而人妄迎曰臣能於棘刺之端造母猴

聰明不在

根塵裏藥餌空為婢僕憂但試周郎看聲否曲音小誤

已回頭

續周瑜字公瑾少精音樂雖數爵之後其有闕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月二十

日同遊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為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避門生時小飲

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絕技來千里

師昆明池投水戲作魚龍鳬雁之戲

設機於內斑白遺民數四朝知有黃公酒壚在蒼頭白
皆如真馬

髮自相遥

厚王戎常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
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

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
紕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次韻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其詩云

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

續晉裴秀少好學有風操八
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

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
母宣氏不之禮常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
微賤如此直當為小兒
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莫欺東方星三五自橫斜

厚召南國

風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其詩曰嚙彼小星三五在東注云嚙微貌小星家無名者三心五嚙四時更見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

次公魏志孔融見韋元將仲將器之與其父端書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但使伯仁長還

興絡秀家

師晉周顗母李絡秀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止絡秀家會其父

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因求為娶其父兄不許秀曰門戶珍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大有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而顗等並列顯位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妾門戶計目汝不與我家為親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顗字伯仁

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

時公方進新樂

笙磬分鈞上下堂

舊說堂工之樂皆受笙鈞堂下之樂皆受磬鈞

遊魚舞獸自

奔忙

任荀子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又尚書百獸率舞

朱絃初識孤桐韻

舊樂金石

聲高而絃聲微今樂

玉琯猶聞秬黍香

舊法以尺生律今以黍定律以

金石與絲聲皆著

律生尺敬夫後漢志奚景於九

萬事方今咨伯始一斑

疑山玉琯岩得玉琯十有二

我亦愧真長

次公伯始胡廣也後漢本傳云人言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始真長劉悛也王獻之傳年

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

此生會見三雍就無復寥寥歎未央

援三雍者明堂靈臺辟雍也乃光武

時事寥寥未央事見和
邵同年贈賈秀水詩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

寬詔隨春出內朝三軍喜氣挾孤貂

厚後漢侯霸建請每春行寬大之詔

內朝字出周禮又左傳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鏤銀錯落翻斜月翦綵續紛舞

慶霄

續慶霄字出文選

臘雪強飛纔到地

前一日微雪堯卿白樂天江天雪詩云猶

勝嶺南看零霧不到地

曉風偷轉不驚條

援左傳曰風不鳴條兩不破塊師董仲舒云太

平之世風不鳴條

脫冠徑醉應歸臥便腹從人笑老韶

開甲散萌而已
是日幕次賜酒厚弟子嘲適韶曰
造考先腹便便懶讀書晝日眠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過眼紛綸七葉貂

續前漢金日磾世名忠孝七葉內侍

而左太冲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莫笑華顛羞采勝

堯卿荆楚歲時記曰立春日悉

剪綠為燕予以戴之貼宜春字倬蔡邕賦云華顛丈人蓋老者之稱也

幾入黃壤隔青霄

行吟未許窮騷雅坐嘯猶能出教條記取明年江上郡
五更春枕夢春韶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衿締方暑亦堪朝歲晚淒風憶阜韶

厚戰國策蘇季子黑貂之裘敝共

喜鴛鴦歸禁籞心知日月在重霄君如老驥初遭絡我

似枯桑不受條

任條桑字見詩七月

強鑷霜須簪絲勝蒼顏得酒

尚能韶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溫勁如君合珥貂

次公貂侍中冠也漢儀侍中冠武弁

大冠亦曰惠文冠如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

蟬注云侍中服之則左貂常侍服之則右貂董巴輿服

志云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飲清貂取內勁悍

外溫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製秦皇破趙得之賜侍中

誰惜異材蒙徑寸自慙枯枿借凌霄

續左太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

苗以彼徑寸莖蔭此
百尺條凌霄花也

光風泛泛初浮水紅糝離離欲綴

條

厚楚辭光風轉蕙泛崇蘭又退之詩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

後日一尊何處共奉

常端冕作咸韶

續堯之樂曰咸舜之樂韶即奉常太常也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碧畦黃隴稻如京

任詩曾孫之庾如城如京京高丘也

歲美人和易得情

鑑裏移舟天外思

續李白詩人行明鏡中鳥渡屏風裏次公鑑裏移舟蓋越州之景王羲之

嘗曰每過山陰道如明鏡中行是也

地中鳴角古來聲

厚東漢公孫瓚傳云袁氏之兵鼓角

鳴於山園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

次公先生第二篇次韻錢

越州蓋穆父也蒙仲豈趙州之子弟乎先生詩使西陵
此正越州也李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西陵遠越臺
是也又劉禹錫金陵詩山園故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
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相照雪衣明次公玉真妃有一鸚鵡其毛色白名之曰
衣自注云當生日杭人為之放鴿觀此
則凡羽毛之色白者皆可言雪衣矣

次韻錢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羣

次公髯尹以言錢越州諸葛亮與關羽書云孟起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

騁爭先尤未及髯之逸羣絕倫也

南遊端為訪雲門

次公雲門寺在越州杜詩若邪溪雲

寺謫仙歸侍玉皇案

越州有蓬萊閣元微之越州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在蓬

萊老鶴來乘刺史幡續銜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厚漢制二千石朱兩幡已覺簿

書哀老子

次公東漢馬援為隴西太守任吏以職總其大體而已諸曹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

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

故知遵豆有司存

續論語遵豆之事則有司存

年來

齒頰生荆棘習氣因君又一言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堯卿時在有美堂燕集而景文有詩云雲間獵獵立旌旗

公在胥山把酒時笑語幾番留湛輩風流千載興吳兒湖山日落丹青煥樓閣風收雨露滋誰

使管簫江上住胸中事業九門知自注云是日大霈

我老詩壇什鼓旗

援杜牧之詩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

借君佳句發良

時

上線杜詩每於百僚工獵誦佳句新

但空賀監杯中物

厚李白憶賀監詩曰昔好杯中

物今為

莫示孫郎帳下兒

次公吳志張昭字子布注載典論曰予曩聞劉荆州嘗自

松下塵

作書欲與孫伯符

以示禰正平

正平咍之言如是為欲

使孫策帳下兒

積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

又孫策傳注

引江表傳曰策時雖有位

夜燭催詩金燼落

次公杜詩片雲頭上

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

黑應是西催詩又劉禹錫詩寂寂

秋芳壓帽露華滋故

獨看金燼落又前輩多刻燭為詩

應好語如爬癢

續李賀沙路曲云沙路歸來聞好語早

來讀似倩麻

有味難名只自知

援佛書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姑癢處爬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

續漢有八牛弩以射楚軍矢及十里

臥治何妨晝掩門

次公前漢汲黯拜淮陽太守上曰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

稍喜使君無疾

病時因送客見車轡搔頭白髮秋無數閉眼丹田夜自

存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

次公末句蓋有所激豈越州首

篇有勸莫多言之意乎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老人癡鈍已逃寒子復辭行理亦難要到盧龍看古塞

師古盧龍在平州盧龍縣西堯祖沈存中云黑山在大漠之北有黑水出其下北人謂水為龍盧龍者即黑水

也投文易水弔燕丹

余昔年辭免使北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

援列子有窮髮之北次公李洞詩島

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

又見子卿持漢節遙知遺老泣山前

子仁李白

詩六帝餘古丘

樵蘇泣遺老

羶毳年來亦甚都

次公司馬相如傳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商老劉孝儀謂北狄曰羶鄉時

時鵠舌問三蘇

子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

在後子館伴北使屢誦三蘇文那知老

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

次公唐賀知章越州永興人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

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溪一曲

始憶庚寅降屈原

續屈原離騷經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旋看蠟鳳

戲僧虔

援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諸子孫任其戲適僧虔採蠟珠為鳳凰伯父引稱其美

隨翁

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為買田

時猶子遲待行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壯

丹在爾劉景文左藏和順閣黎詩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

次公杜詩剩水瀟江破殘山碣石開

不見雙旌

出

仕退之詩有去騎逐雙旌之句

空令九陌遷

開國市井皆入

知君苦寂寞妙

語嚼芳鮮淺紫從爭發浮紅任早薦天葩尚青萼國色

待華顛

次公李正封

牡丹詩

國載酒邀詩將

好事者載

厚揚雄傳

酒肴從雄學

次公杜牧之詩

懼儒不是仙

援司馬相如

大人賦列仙

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

之儒居山澤

間形容甚臞

次韻袁公濟謝芎椒詩

燥吻時時着酒濡

任陸機文賦始踟躕於

燥吻終流離於濡翰

要令臥疾致

文殊厚維摩詰以方便現身有疾因以身疾廣為

文殊

說法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河魚

潰腹空號楚

叔展叔展曰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

何汗水流骹始信吳

何汗水流骹始信吳

吳真君服椒法云半年脚心自笑

何汗水流骹始信吳

何汗水流骹始信吳

何汗水流骹始信吳

何汗水流骹始信吳

何汗水流骹始信吳

何汗水流骹始信吳

何汗水流骹始信吳

方求三歲艾不如長作獨眠夫

厚彭祖有言服藥千裏不如獨卧羨君

清瘦真仙骨更助飄飄鶴背驅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

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

近華老公擇皆逝故有此語昨

夢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同

軾與子中彥祖子敦完夫同試舉人景德

寺今皆健雨餘北固山圍座

次公北固潤州山名後又有次韻林子中蘇山亭見寄而句云

聞道賦詩臨北固又次韻林子中見寄而云蘇山小隱雖為客則林子中豈客寄於此者乎

春盡西

湖水映空

次公先生自言其杭之西湖也

差勝四明狂監在更將老眼

犯塵紅

次公唐賀知章晚節放誕自號四明狂客為秘書外監

葉教授和溥字韻詩復次韻為戲記龍井之遊

先生魯諸儒飲食清不溥

續禮記儒行其飲食不溥

空腸出秀句吟

嚼五味足華堂開綠管眸子漲春綠先生疾走避面冷

毒在腹歸來煮瓠葉

次公後漢劉昆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嘗備列行儀以

素木瓠葉為俎豆子仁詩幡幡瓠葉采之烹之

弟子歌旱麓聲淫及靈臺中有

鹿鹿伏

子仁瓠葉旱麓靈臺並詩篇名弟子歌旱麓意取遐不作人聲淫及靈臺蓋取鹿鹿以為意也

功名一走兔何用千人逐

援慎子曰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人得之貪者悉止分定

故也故應容我輩清坐時閉目高亭石排衙木杪掛飛屋

我來無時節客亦不待速

次公易曰不速之客

似聞雪髯叟西嶺

訪遺躅朝陽入潭洞金碧涵冰玉泉扉夜不扃雲袂本

無幅慈皇付寶偈神侶得幽讀訥庵有老人

子仁訥庵謂辨才法

也師宴坐天魔哭時來獻纓絡法供燈相續

師佛書優波毘多入定天

魔波旬得便用纓絡繫其頸上欲敗法又維摩經云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故世

有長明燈供

吾儕詩酒汙

續老杜詩久遭詩酒汙

欲往無乃觸齋厨費

晨炊車騎滿山谷願聞第一義

續杜詩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鉢飯

非所欲便投切雲冠予幼好奇服

次公楚辭予幼好此奇服今年既老而不

衰帶長劍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次韻林子中見寄

堯卿子中名希

飄零洛社數遺民

次公白蓮社中有劉遺民

詩酒當年困惡賓

次公前漢

公孫弘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元亮本無適俗韻

次公元亮陶潛之字其詩曰少無適俗韻

性本愛丘山

孝章要是有名人

續三國志盛憲字孝章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與

曹公書曰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

蒜山小隱

雖為客江水西來亦帶岷卷却西湖千頃綠笑他魚尾

更莘莘

次公先生自言其開西湖之實事任毛詩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次韻參寥

朝來處處白氍毹

次公老杜詩糝徑楊花鋪白氍毹

樓閣山川盡一如總

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居

次公史記呂不韋見秦太子曰此奇貨可

居

次前韻答馬忠玉

坡陀巨麓起連峰積累當年慶自鍾靈運子孫俱得鳳

續謝超宗者謝鳳之子靈運之孫作殷淑妃誅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慈明兄弟孰

非龍

援後漢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河梁會作看雲別

次公文選李陵與蘇武詩

三首其一

曰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其一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又杜詩云

別時孤雲今不飛詩社何妨載酒從祇有西湖似西子

時復看雲淚橫臆次公先生前為杭州倅日有句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後作潁川西湖詩又云西湖雖小亦西子故應宛

轉為君容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復燃

續莊子心若死灰又前漢韓安國在獄為獄吏田甲所辱曰死灰獨不復

燃乎一麾江海意方堅

援顏延年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那堪黃散

付子度

續蔡廓字子度為吏部尚書宰相徐羨之曰自黃門以下悉以相委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

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遂不拜次公黃散者黃門與散騎也王敦上疏言劉琨以黃散

為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也

空羨蘇杭養樂天

厚樂天吳郡詩石記貞元中韋應物為蘇

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韋嗜詩房嗜酒吳中目為詩酒

仙予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既醉於彼又吟於此則

病肺一春難白酒

援杜詩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

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

別腸三夜繞朱絃

次公陸士龍云朱絃繞素腕杜甫云朱絃繞白

雪羣仙政欲吾歸去共把清風借玉川

續盧仝詩蓬萊山在何處玉川

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次韻劉景文見寄

無已先生詩評云劉季孫景文平之次子也慷慨奇士死之日

家無一錢但有書
二萬軸畫數百幅

淮上東來雙鯉魚巧將詩信渡江湖細看落墨皆松瘦

想見掀髯正鶴孤

次公掀髯言笑也景文美髯故謂之髯劉

烈士家風安用

此書生習氣未能無莫因老驥思千里醉後哀歌缺唾

壺

續晉書王敦醉後慷慨悲吟以鐵如意擊玉唾壺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歌罷唾

壺皆

缺

次韻錢穆父以軾得汝陰用杭越酬唱韻作詩見

寄

大耿疲勞已離羣

續後漢耿弇攻張步步笑曰以尤來大形衆十餘萬吾皆破之今大耿兵

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注小馮慈愛且當門

弇本以舍

弟親嫌請郡厚前漢馮立與兄野王相代為五原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

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玉堂不着扶犁手

厚歐陽永叔詩云收取玉

堂揮翰手却尋霜鬢偏宜畫鹿幡

次公後漢輿服志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

鹿較伏熊又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白鹿當道夾轂而行主簿黃國拜賀曰三公車輻畫作鹿明府必為漢相

也豪傑雖無兩王繼

子直深父

風流猶有二歐存

叔弼李默

清詩

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識雅言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

昌其身邪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

厚孟郊即

貞曜先生也銘曰於戲貞曜維世不
營維執不猗雖卒不施以昌其詩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饑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

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

厚楞嚴經

言諸天人境乃至劫壞三災
不及如是一類名兜率天

不如昌其志志壹氣自隨

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兒

厚前

漢齊悼惠王傳魏勃本教齊王反漢既誅呂氏罷齊兵
灌嬰使使召責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
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恐栗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
魏勃勇妄庸人耳次公小兒言灌嬰以嬰傳云雖少然
戰數刀

何如魯連子談笑却秦師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

資淤泥生蓮花

續維摩經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濕汙泥乃生蓮花

冀壤出菌

芝

厚柳子厚與蕭俛書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也

賴此善知識使

我枯生萐

續易枯楊生萐

吾言豈須多冷煖子自知

和劉景文見贈

元龍本志陋曹吳豪氣崢嶸老不除

續三國志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

並在荊州收劉表坐共論天下人失路今為噲等伍厚

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漢韓信廢為淮陰侯嘗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目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作詩猶似建安初次公建安後漢末年號魏文帝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

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瑤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

於辭無西來為我風鰲面厚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編所假衣乘軒緩步澗視顧見商丘

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獨臥無人雪縞廬次公縞字取次公杜詩會面嗟鰲黑

賜隔則萬留子非為十日飲厚史記秦王遣平原君書里同縞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

君為十要令安世誦亡書援前漢張安世傳上嘗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

唯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
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
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臨別忽出一
篇有淵明風致坐皆驚歎

神屠不目全

次公孫綽天台賦曰
投刃皆虛目無全牛

妙頗惟粧半

厚南史
后妃傳

徐妃以元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次公意

則唐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四韻遂出頃刻傳播時謂白

頭花鈿滿面不

更刀乃族庖

援莊子良庖歲更刀割
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倚

市必醜悍

續史記貨殖傳農不如賈賈
不如商判繡文不如倚市門

平生魏公籌厚

書魏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為畫籌而已後
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
無不中舉坐莫有敵者毓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
如此射矣次公舒後為三公徵時嘗詣野宿偶聞車馬
之聲問寢者誰曰魏公也則忽斲郢人墁援莊子郢人墁
已有先兆呼為魏公也

斤成風而斲之詩書亦何用適道須此館多言雖數窮
墁盡而鼻不傷

續老子多言數微中或排難厚史記太史公曰天道恢
窮不如守中

可以子詩如清風嚶嚶發將旦次公前漢李尋傳云日
解紛

也故曰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又莊子大胡為久閉匿綺
塊噫氣其名為風汝獨不聞之嚶嚶乎

語真自患厚綺語出佛書又樂天白氏文集記許時笑
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

我癡隔屋相詠歎

次公晉書顧愷之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忘

倦瞻已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達旦時號癡絕

竟識彥道否絕叫呼百萬

續晉書袁耽字彥道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欲求濟於耽耽時在艱許之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聞之而不相識謂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

清朝固多士人門子皆冠

厚陳書高宗謂蔡凝

曰我欲用義興主婿錢肅為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察之任唐史李揆傳肅宗謂揆曰卿門地人

莫言清潁水從此隔河漢

厚靈怪集纖女

物文學皆當世第一

謂郭於曰且河漢

援石鼓文其魚雜何

隔絕無可復知

異時我獨來得魚楊柳貫

其魚雜何

維鯢維鯢何以持歸不忍食尺素解悽斷續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

貫之維楊維柳雙鯉魚呼童烹鯉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厚南史謝朓云好詩

魚中有尺素書圓美流轉如彈丸春愁結冰漸正待一笑泮百篇儻寄我呻吟

鄭人緩厚莊子列禦寇鄭人緩也呻吟裴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敬夫魯直詩其一曰江梅有佳實託根桃

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榔棗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其二曰青松出洞壑十里聞風聲工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

並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
大早計小大才則殊氣味固相似

佳穀臥風雨莨莠登我場次公書農殖嘉穀孟陳前漫

方丈玉食慘無光厚洪範惟辟玉食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

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

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續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

東方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

一着子此子已三過偷之矣援王戎嘗與羣兒戲道側見李樹多實競趨之戎獨紛

紛不足溫悄悄徒自傷厚詩憂心悄悄溫于羣小

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

續蕭史善吹簫作鸞鳳之音秦穆公有女弄玉喜吹簫公

以妻之後皆仙去

千金得奇藥開視皆獐苓

厚韓進學解普醫師以昌陽引年欲

進其獐苓也

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

援前漢郊祀志安期生瑯邪人賣藥東海

邊時人皆言千歲

今君已度世坐閱霜中蒂摩挲古銅人歲月

不可計

續後漢方術傳蒯子訓於長安東霸城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五百年矣

閨風安在哉

厚山海經閨風之山是謂玄圃

要君相指似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答之

吾觀二宋文字字照縑素

師二宋宋郊宋祁也國博乃其嗣子淵源皆有

考奇險或難句後來邈無繼嗣子其殆庶

次公易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胡為尚流落用舍真有數當時苟悅可謹勿笑杖杜

續李林甫傳林甫不識杖杜字謂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斷窻誰救赴朝野

僉載云唐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革制而吏持門鎗他適無舊本檢視乃斷窻取之時號斷窻舍人袖

手良優裕

厚退之祭柳子厚文云不善為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山城辱吾

繼次公山城指言密州也

缺短煩遮護昔年繆陳詩無人聊見注

于今賡絕唱外重中已懼

續莊子以凡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惜其巧一

也而有所矜則外重也凡外重者內拙

何當附家集擊壤追咸獲

厚堯時有田父

擊壤而歌曰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加於我哉黃帝之樂曰咸池湯之樂曰大濩公家藝經云堯時擊壤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濶三寸其形如屨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

答范祖禹

吾州下邑生劉季誰數區區張與李

來詩有張僕射李臨淮之句次公先

生為徐州太守故稱吾州漢高祖豐邑人今徐州有豐縣故云下邑劉季高祖字張僕射建封也李臨淮光弼也

重瞳遺跡已塵埃惟有黃樓臨泗水

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

不可坐僕拆之以蓋黃樓續項羽重瞳子都彭城號西楚霸王

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

不洗儒生酸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厚曹操擊

布下邳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

不足定也操小字阿瞞

次韻答王定國

每得君詩如得書宣心寫妙書不如眼前百種無不有
知君一以詩驅除傳聞都下十日雨清泥沒馬街生魚

舊雨來人今不來

次公老杜秋述云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當時車馬

之客舊雨來

悠然獨酌臥清虛

次公清虛王定國堂名也子由嘗為作記云

我雖作郡古云樂山川信美非吾廬

次公謝朓云信美非吾室又淵明詩

吾亦愛吾廬

願君不廢重九約念此衰老勤呵噓

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

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暗天雲拂地

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

解顏一笑豈易得

次公壺子之於列子五年之後始得解顏一笑

主人有酒君

應留君不見錢塘遊宦客朝推囚暮決獄不因人喚何

時休

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蟋蟀語春秋

續莊子逍遙遊篇蟋蟀不知春秋

試令江湖處城市却似麋鹿遊汀洲高人無心無不可

得坎且止乘流浮

援賈誼鵬賦乘流則逝兮得坎則止

公卿故舊留不得

過所得意終年留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絃巾有酒

醉欲眠時遣客休

田間決水鳴幽幽插秧未遍麥已秋相携燒笋苦竹寺

却下踏藕蓮花洲

子仁杜詩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

船頭斫鮮細縷縷

船尾燒玉香浮浮臨風飽食得甘寢肯使細故胸中留

君不見壯士憔悴時
饑謀食渴謀飲
功名有時無罷休
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

荒涼廢圃秋寂歷
幽花晚山城已窮
僻況與城相遠我
來亦何事徙倚望
雲嶽不見苦吟人
清樽為誰滿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十朋介亭詳見介亭餞楊傑次公詩注中堯卿景文詩云

使君中和堂六月無炎溽
隨呼眾賓集一笑清風足
復為曲水飲石面湧寒淥
持杯襟袂涼酒出金鯨
腹旌旗登鳳皇羽翼在林麓
半空老崖斷千載靈藥
伏松杉各雄枝
螭蜃傍奔逐古韻
豈塵世遐瞻有天目
霸國荒故壇
瑯社移新屋
霞標起山近
潮勢卷江速
物外得長涼
樽前尋

往躅有客告將行遲留待珠玉欣然點鼠須萬
象歸一幅終篇燦燦動滿座琅琅讀此時天樂
奏到夜山鬼哭和之慙豈敢來者信難續粉壁
鑑相射香媒塵不燭醉歸掃雙堵字字照岩谷
星辰衆所仰富貴公豈欲
一言換凡骨芝術誰能服

澤國梅雨餘衰年困蒸溽高堂磨新塼頗覺利腰足松

根百尺井兩綆飛淨淥流觴聚兒童一笑為捧腹

厚史記司

馬季主捧腹大笑

清風信可馭剛氣在巖麓始知共此世物外

無三伏長歌入雲去不待管絃逐西湖真西子煙樹點
眉目濤江少醞藉高浪翻雪屋俛仰撫四海百世飛鳥

速遠追錢氏餘

次公指言吳越王錢氏也

近弔祖侯躅

堯卿祖無擇也

吾生

如寄耳寸晷輕尺玉

援淮南子云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

誰似劉將軍

逸韻謝邊幅

次公後漢書公孫述修飾邊幅

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

厚莊子惠子多方其書五車師韓愈詩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

春巖彩難舞月硤哀

猿哭朝先啼鳩起暮與寒螿續我老廢吟哦賴君時擊

觸從今事遠覽發軔此幽谷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

次公法華經有五欲曰淫慾欲曰睡眠欲曰飲食欲曰自恣欲曰貪欲欲又離摩詰云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

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

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

師韓退之作石鼎聯句詩序云

道士軒轅彌明與劉思服侯喜作石鼎聯句
二子思竭不能續曰尊師非人也某等服矣

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堯卿公濟名較

所和詩云東南富山水所病在卑溽陰晴變朝
暮梅雨大田足翰苑燕高堂金竿浮蟻淥清冷
四座耳醉飽五經腹亭午登介亭紫紵俯山麓
行路愁渴死是月丁初伏乘高瞰羣峯前後浪
奔逐三吳在指掌百粵入雙目漢憂分朱轡充
意注黃屋下輿曾未幾傳命甚郵速霸遂伏下
風元白仰高躅倡予而和汝談笑唾珠玉所恨
繼者貧囊箱無寸幅劉侯世良將文史三冬讀
坐嘯胡騎却行歌燕旦哭儒將久寂寥斷結今
日續所得最在詩話利鋒莫觸唱酬黃卷上如
響答深谷王侯富方丈熊掌我所欲獨餒不得飽中心但誠服

昏昏墮醉夢奈此六月溽君詩如清風

援詩吉甫作吹
蕭穆如清風

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淥袖手獨不言默藁

已在腹

厚王勃為文未嘗構思耐寢
覺揮翰如飛人謂之腹藁

是時風雨過藹藹

雲歸麓疎星帶微月金火爭見伏

師秋夏之交以金代
火金畏火故庚日必

伏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

却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

次公韓退之詩
文如翻水成初

不用賦作叉手速

厚太平廣記唐溫庭筠才思艷麗工
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又

手而八
韻成

秋風起鴻鵠我亦繼華躅

堯卿公濟試秋館職
首薦公亦本場第七

人故有繼
華獨之句
那知君蹭蹬獨泣荆山玉相見南新道無已南新

縣今併入青衫垂破幅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次公南史

沈攸之言早知窮達莫嫌馮唐老續王仲宣詩馮唐出

有命悔不十年讀書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為僚舊好許重續仁馮唐傳有云

父老何時為郎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為僚舊好許重續

升沈何足道等是蠻與觸援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

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共為湖山主出入窮澗谷衆馳君不爭

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

小雪疎煙雜瑞光清波寒引御溝長
曛曛日色籠丹禁杳杳鞭聲出建章
鵷鷺偶叨陪下列天閭聊啓望中央
歸來喜氣傾新句滿座疑聞錦繡香

次韻張甥棠美晝眠

炎歊五月北窻涼更覺甘如飯
稻粱寧我冀牆譏敢避孝先經笥諱
兼忘憂虞心謝知時鴈安穩身同挂角羊
要識熙熙不爭競華胥別是一仙鄉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

為貺歎味不已次韻奉和

巖垂足練千絲落雷起雙龍萬物春此水此茶俱第一
共成三絕景中人

奉和陳賢良

不學孫吳與六韜敢將駑馬並英豪望窮海表天還遠
傾盡葵心日愈高身外浮名休瑣瑣夢中歸思已滔滔
三山舊是神仙地引手東來一釣鼇

和參寥見寄

黃樓南畔馬臺宮
雲月娟娟正點空
欲共幽人洗筆硯
要傳流水入絲桐
且隨侍者尋西谷
莫學山僧老祝融
待我西湖借君去
一杯湯餅潑油葱

和參寥

芥舟只合在場堂
紙帳心期老孟光
不道山人今忽去
曉猿啼處月茫茫

東坡詩集註卷十三